周易本義註

周易本義註卷之一

嶺南遺書
新會　胡方大靈撰

周易上經一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文王之易有序卦在先講家代宜文王之意不宜遺此文王之意以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而天又在地先人之窮理在格物格物在由本及末故爲學易者首此按註乾字是伏羲所命在文王口中爲述詞似云此六畫皆奇之卦伏羲仍三畫之名命之曰乾盡以皆奇則純陽純陽則至健也而天地陰之事物爲以至健之力無不成者但又所爲者正而後力能健故並得此卦者其占當得大亨而又利於固其正也　凡占皆卦後能然當然之理則有卦義即帶見占義矣但占詞於此義有直言之者有指卦名義外別見之義以言之者此直言之之例非指卦中別見伏羲所取餘之義以言之之例也　之之註中六畫皆奇二句以上下皆乾爲主六畫皆奇

不過指明上下皆乾耳陽性健則全陽之畫是純健之象合兩全陽成體是於乾健有兼倍有繼續之象故是至健之象以艮之兼山例之是兼倍以離之繼明例之是繼續　象亨者物必成爲物事必成爲事無阻撓不遂也　乾雖具必伸之力量然用之必不得伸之地地則亦不能不敗天下理之外皆必不得伸之地天地聖人之健皆因與理爲體也故教保健以貞貞之固是勉其健貞之正是於理中勉其健教之并健與理保之也　其合理之謂正當然之謂理能然不可不然之謂　當然非理卽不能然否則不可然故是必不得伸之地　筮得六爻皆不變者方是筮得此卦方用此占　易爲前民用作自當就人事說說向人事外者皆失旨　但不得說煞一人一事耳　乾本不離理無咎不在言貞卽所以防各能當乾而用之者是聖賢之品吉凶非所屑計不足與之言故彖皆無其詞　天地無心而虛　虛則善化人有心而實實則易滯利貞之戒爲人言也　在人剛大之氣本以直養而成旣成之後又恐力重難返而配義不圓就乾言貞是隨時處中以不固爲固也卽所謂見龍無首　罔念作狂聖人亦不容廢學故乾亦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彖通言事物之乾未分何地何時之事物其乾亨貞皆無定形爻就各地各時之事物言其乾亨貞皆有異迹

乾不離正事物之乾者只是其理健到此順理之事物能遂即是亨終不變其不離理之度即是貞如此爻潛之必處是乾潛得成是亨到底於潛用其必是貞不失其必與潛是利

初陽者德之稚在下者時之舍故潛為其理乾體故稱龍乾不利理故是龍則潛陽清陰濁清則虛虛則能變化故龍方是純陽之象純陽則乾故純陽之象即乾之象

乾之變即坤坤之變即乾辨乾之眞以坤要終也辨坤之眞以乾原始也又變有顯幽彖就不變者言闡幽也爻就變者言微顯也卦爻之象作占者已然之事然其占皆言占者後此之事此爻已是乾則能亨不待言是論道論效皆算已然具足不用代為之謀唯貞屬未然未可知耳勿用慮未能貞而告之也

爻在筮中有七八者而非占者所用占者所用必是九六稱九六者預為占者所用係詞也

六爻除九三外皆上半著象下半告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以體言健以用言註中剛健兼性之存發言之也

中就下卦之中取以理言故正即在其內

在初之上

亦健由稚而壯之象乾不離理則其中正之熟愈可知而爻位亦適有發露之象　剛健中正釋龍出潛離隱釋見出潛離隱亦指在初之上利見固言物受其澤而見是其正正變則或不肯見而物欲見之不得亦是不利此與九五正皆詳其正能不變也　此及五爻不獨是無咎悔可議亦并无利貞之勉乾之最盛者也占者未是極盛則反推之而利貞矣　爻之中者或只象剛柔之中故不必連正言此獨取中理之象而連見正者以其乾爻也　物所利見非告占者以己所爲事之詞故註作兩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爻不著危地剛健之象只著剛健而處危地之占不獨乾惕不是剛健外事即一厲字連无咎爲句是言厲而能无咎不是正言厲於象總未之及也註中象字乃象外之象亦不單指乾惕厲无咎則從乾惕推出非取於象矣　註於此特著本象之例見凡占詞告人以所爲之事皆是以爻當占者因材而施教人不可自棄也本象爲占者因象所能然以爲所當然告之也剛健是其大凡是與羣龍同處重剛不中是其細微是異於四龍近於亢龍處居下之上則其地也　下之上雖於田然龍可躍可飛特不可亢耳今處此即危者以重

剛不中故也　註首三句只一意陽爻陽位不過釋明重剛耳　重剛是乾有疵不中是理因而有疵此氣質之累也以其亦是乾爻則重剛亦尚是所性之勇不中亦未至不正故乾惕便可无咎　正是厲字指地是實字註厲字連惕字指二夫是活字　居上所以危者以不能免咎則怨惡者衆而僇辱及之也无咎則不危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爻專以上下卦之開取處變革之象　在淵者下無所著上無所援是離下未上之象境下去而上來則順境之道在躍或者斟酌而未遽是九陽四陰處此之象　乾不外從理之力理之己明者以果鋭爲從理之未明者以審顧爲從審顧處正求理之精而從之正力之健也　改革之際後境方見其幾而全局未見則理亦方露其端而全體未露故躍是未明之理　或是敬慎即乾惕之意而三以之救失此以之防失兩爻之優劣在此　以陽居陰剛而能柔較之重剛中行狂簡之分也　上下不得粘定君臣位凡境之進退皆是亦不必進退凡彼此相反皆可作是觀卦爻取象皆以一例餘即在田在天亦然也　无咎者无悔躍之失　連五取象故爲未躍若單論本爻則大臣之位已是躍矣然如孔子之爲之兆孟子之不受祿即以本爻爲躍地亦可

從容未躍不必
未在天方是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爻道與二同而極其致乾主從理理有大小從之各
盡其量也　剛健中正乾德也遇君位之來則亦居之
無性乾德如是爻兩有其象　中則正不待言
故二無正象亦若有之此則又明見其象也

上九亢龍有悔

龍而有亢象是聖罔念作狂之理解見象詞爲有此理
所以象有利貞之戒也　理以中爲至過中是太過九
五是得中則此是過中之象　亢連五看出若單看此爻
則方是上耳何云過於上乎　亢者上之過舉一以爲
凡過之例　凡有所居皆位之類當理之上亦算中非
理之上乃是過　凡過中之道術如夷惠清和之類皆
是亢施之已無益於性命施之人無益於教化皆是動
而有悔　之謂之亢即見是咎乾不離理過只失中未是
不正則未召災禍
故无凶咎吝之占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乾之坤之象占　剛而能柔卽健於順非損剛爲柔
也道因事物之理無　不是順健而用以體理則健處皆
順矣　直化爲柔則非復龍唯剛掩於柔在隱顯之間
乃是龍無首　剛之全體有極分今於全體有不見處
是不見其極分猶龍之全體有
首今以不見首爲不見全體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單釋彖詞一乾字卽釋卦名義之例　釋卦名義各
有所以此及下卦皆使人知所以當卦之實也　以天
道明乾義謂以天道明彖詞乾字之義非正言天道之
乾也乾乾之分量唯天地及生生安之聖人能盡之　故欲寫
盡乾之分量必須借天地生　安之聖人以寫之　天道
統聖人言生安之聖亦天也　註著一析字便見非釋
彖詞之元亨利貞彖詞之元亨利貞非析者今乃析之
以當四德也發明之之字指天道之乾乾是行事之力
量只見於行事中而無自見故必言其所行之事　乃可
以發明之而天之時聖之治是其乾所行之事也　彖
詞之元大也而天道之始亦大是象詞之亨言事物之通
卽事物之繼天道之通亦是通是繼象詞之利爲亨之
後計天道之成功亦在亨後彖詞之貞是貞者之結果
天道之成功牢固亦結果事故元亨利貞亦可借作四

德之名以有可相比附處也　象曰謂象若如此云云
如此是乾之義是言乾卽言也如此也　大哉三句似云
象詞稱元言大也而天卽乾也亦有可稱元者以其大
也今觀所謂元者何其大哉則豈不可以稱元哉所謂
元者何也天氣之始動是也何以謂之大也其始非自
爲一物之始而萬物資之以始又始非徒始而并統乎
其始後之事以爲始也　乾字先標明天與乾爲體可
直稱乾以見下文言天之事是言乾也註天字貼乾字
德大始三字方貼元字　天之氣合萬物之氣故動卽
是萬物之動但一動之中分本末則末亦資於本耳動非
天自爲始而萬物另應之也　動之壯者動有必盡
之勢統者一盡之勢己在其中非以規模相授之謂　上
句是橫分大大是以大爲大下句是直分大是以長爲大
力是以舉大爲強尤以久舉爲強今能以萬物之氣動
又以之動而不已是能舉至大且久也故大處皆見
乾處也　二句己是乾之驗下文又是二句之驗耳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流形是氣之在物中者亨而物與俱亨非以雲雨使之
亨雲行雨施紀亨之時又以在天之氣驗天在物之氣
見物之亨信是在物中之氣亨所爲耳　無始
資始之息皆不能有亨故是資始統天之驗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天以體此理爲乾總是體此理耳　大明二句智以知之時乘句仁以行之知之行之法之之目也　此卦天之象故法天可作法此卦看六位六龍是借以寫時理之凡莫求穿鑿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亦以在天之氣言與雲行雨施同例　乾道卽天事天卽乾事卽其道也天之色貌氣候皆天之事變化者色貌氣候盡改春夏之狀也變化皆去除之名與春夏之增益不同　性命分於始時各有限量今生到滿足其限量無可復加方符其初之正分也　保守也與前生長之行相反合聚也與前迭見之分相反保是包藏收束之意合是涵養融會之意　各正是氣合形保合是形事氣形成乃得有形以事氣　故保合在各正後　註各正二句正解各正保合四字之義謂以得之之初者本如此故以今之如此爲各正若保合則直稽生後之全言耳非謂各正是生初事獨保合是生後事也　註无所不利二句謂物明示人以各正而保合卽潛隨其後蓋利之與亨有界限可分貞之與利形迹無異只氣候不同不見界限似總是利一般註并寫出兩

句分合之狀也　利遂也卽成也貞固其成也而唯各正保合乃天道成固之實非大槩成固而已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註猶乾道句是首出句言後意謂聖人之首出亦有治道完備安靜休息如天變化之時非謂首出卽變化之象也　寧者得所之足而心志亦無他求外觀之則安寧內觀之則寧靜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象曰是周公言卦之象若曰是記述之詞小象之象曰是象詞之意若曰言議論之詞　象曰卦畫肖出此形或此義也此卦肖天行之形而健之義亦在其中天道有條目處有綱領處無健則一切天道皆廢是健其綱領也君子學全天要害亦在學此此象足以統衆象君子用此象足以統用衆象信稱象詞冠首之爻也　以用也用象之道於其身也君子有時不必從象取用而道是象之道則不離用象之道也　註不以人欲害是以字實際省察克治又不以實際生安君子亦不廢戒懼慎獨之學　強強之也厲功夫不息已強也厲效驗兼言之者　操效驗於功夫而無徼幸程功夫以效驗而無苟且也　天德仁義禮智也一天德如一天不

息如天
之行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會意倒易其語勢而出之凡言倒者做此　凡象傳
象傳之義其爲彖爻詞所必用以成語及語勢所便及
者是已見象爻詞中傳爲之註釋則復矣須作因而決
之與提撕之例乃另有孔子一層意而不是復其爲彖
爻詞不必用以成語及語勢所不便及者乃未見彖爻
詞中作註釋例可也　此提撕之例　提撕者反覆叮
嚀之意　此反覆叮嚀之以見下之宜安也　龍因在
下而潛聖人因在下而戒占者以勿用皆可見下之宜
安　陽在下三字爻詞原本之而言是言前句今倒出
之在後　謂爻詞云潛龍勿用此陽在下之象占也
猶云爻陽在下是其象象爲潛龍而占者得之則宜勿用
也　云後講中有其象占云云蓋爻是云云也語氣與此
通用　下無可進之勢則止是其理陽則能順理故有
潛象非陽則下爲勢所使不是自己主張不得爲潛也
象之潛龍以陽在下起占者之勿用又以潛龍
之象起龍象畫占師龍也則總以陽在下起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此提撕之例見德之化人易修德者觀民可以觀生也

例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見龍在田此陽剛中正

者出潛離隱則德施已普之象也　見在田只離隱之

象能見在田則離隱即德施普之象　龍見則雲行雨施

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此註釋之例　釋爻詞中事之實際也見學當用困勉

之功　六爻只此爻言學而即是言此可見學必在用

此不得他求也　反復之道非反復乎道即所謂人一

己百指乾乾言乾乾是功夫事意之詞反復是功夫事

述之詞一名一實也學只患不足不妨

有餘故事取困勉說見中庸哀公章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此例為用爻詞者絕其遲疑

也　決无咎之占　有進爻詞在前正面是決之謂

爻詞云爻有或躍在淵之象而其占為无咎今思或躍

在淵果進无咎也　上句是取其事細釋之語氣　進

字是補明原詞而進之　可以進矣而又

不必進以徐審之如此則進必无誤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此提撕之例　示人不得輕用此爻恐非其人者僭得之此有非分之想　爲爻詞防爲人誤用之患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　謂爻詞以飛龍在天爲　九五之象而占指之爲大人是此象爲大人造之象也　陽剛中正有大人之象居五有造之象大人造又有飛龍在天之象言此爲大人造之象猶言唯大人造足以當而用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盈不可久原爻詞有悔言前何上句帶此迹在內下句　乃決之以決有悔之占　謂爻詞云爻之象爲亢龍而盈　不可久則其占爲有悔今思盈果不可久也悔何疑乎　不可久謂將傾之勢亢以傾勢爲盈而處之安得无悔　盈而不驕盈亦不傾但無驕心者必不肯處盈處盈者　必有驕心盈之必傾總驕之必傾也　君極上之謂也而易不當之以上而以五者以有不得盡以上自處之理即如非極上也故爲君亦非盈盈者盡以上自處過乎君之分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言外之意也爻言不爲物先之可今謂反見爲物先之不可也　用九二字統象占之詞謂用九之象占是反示人天德不可爲首也此是戒占者當退步使必用爻　理順物是後物而起爲者違理剛爲惡有故聖人憂之戒以補爻詞所未及註猶云以此爲不吉故以彼爲吉正體釋反示之意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三節申彖傳之意是再明乾義也前言聖人之乾只言明天御天未見所謂天之實申者申明仁禮義智爲在人之天也四者數博而道遠申明天是如此則明天御天之爲乾益明矣　元亨利貞四字卽代仁禮義智四字謂人亦有元亨利貞必因仁禮義智之實在長善嘉會義和事幹天之元元亨利貞之實在資始統天流形各正保合兩者恰相似故同稱以此名　首句謂人性有所謂元者其爲善之長者是也餘倣此　此節言性以引起下節盡性見乾之義專在下節　人心感應之初渾然一愛意方動是仁此意漸漸粗去生出事頭是禮

隨將其事頭定奪了是義定奪後從而記認之是智四者皆可欲而不可惡故善禮義智皆因仁之不得已而有故仁爲長　別書序義在禮先者據禮之成言之也此序禮在義先者溯禮之起言之也　一事之禮亦有衆品節分處皆美合處是會　利字即當義字則下義字似複出無味不知上利字言　性下義字言事循云性中之義即世間所謂義而和者世間之義有和有不和其和者乃性中之義式樣也　註其分其字承人言然已之分原因物之分而分則得已分而得物分在其中矣　與物之事至義而成智承而藏之則後來仁之動時便有見成者舉而措之不俟漸成矣其具乎事之體而爲事所從生定乎事之則而不與事依違則如木之幹也　知善之謂智知善之全之謂完智仁前有物未有善仁後未有全善義後方有全善可知故智成在義後然有義而知義與有物而知物有仁禮而知仁禮同一遇有即知體段且義又精於彼則知此精于此則知彼可知指此言性之智不爲挂漏也　自義以前往而伸自義以後來而屈智又只是藏義無分段之迹此皆與天之元亨利貞相似處　文言文王之言也即當一象字象文王之言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粵雅堂校刊

足以幹事

君子統生安學利之聖人言　以爲體即與爲一不離
之極致也足以長人體之盡也　長人須兼禮義智不
得單仗仁謂仁足以長人者以仁善之長有仁則禮義無
智將由此出是長人之理已備也　四德衆目之數無
窮一目迭出之數亦無窮與人事橫直之數適相稱足
字兼橫分直分言見於性之橫分直分無不盡也　凡
有應物之事又有品節即是會而要品節皆大段與物
以所安不失仁意方是嘉足以合禮則會無不會嘉無
不嘉出之即合帝王經世之禮不必有所擬做也帝王
經世之禮皆由嘉會而出故嘉會所出無不合合後聖
亦是合　嘉會即體禮餘做此　義之裁制以致嚴於
己物者而致嚴處總取利物則總是和也　物以適得
其宜爲利薄之過厚之不及皆於此物有傷薄之不及
厚之過皆於別物有妨皆非利也　謂君子所體之義
以利物爲節度足以發之使人見爲義又見爲和若於
義調之使和者　世人所行之義亦有近義處亦不得
不謂之義但非真義則不和君子之義不能去其近處
而無其不和則似將世人之義增損而和之　智本事
之幹今實見爲事之幹盡
性之本然使發於用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行即中庸至誠之盡實發於用也存即必發亦性中一段之理故必至發方是盡　行兼橫分直分言四德之橫分直分與天之元亨利貞等則行之之乾亦與天等可見矣　此節是就行內德上指點出乾之故是明乾義猶云此明是出於乾天之元亨利貞出於乾如彼人之元亨利貞亦出於乾如此故元亨利貞必係之乾也　註非君子句反斷之詞猶云明是出於乾是正文首句下言後句正文故曰句乃此句餘波非正解元亨利貞所以係於乾也　註重至健二字不重君子二字言非至健无以行不是言非君子不能行　此元亨利貞與彖詞文義不同而道理可相通彖詞之元亨不外四德之大行彖詞之貞不外常行四德聖人無不因材之教利行四德亦以能行四德而言且仁爲善長則三德包仁中仁貫三德中彖詞每字總言四德此每字各言一德亦無欠全之異故此之元亨利貞可作彖詞之元亨利貞觀也行所以可見乾義見天道篇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乾坤二卦之彖傳不一出者備見反覆觀玩之所得爲學易者反覆觀玩之法也大抵聖人之於六十四卦皆如此但有此發例可冀人之自得之故不具載以省簡篇之繁重耳　此篇皆註釋之例　篇首設爲問答之詞自述先求其解而後解之也子字則門人所加潛龍勿用謂此爻之象是潛龍占得此爻者當法之而勿用專述潛龍勿用帶述耳　何謂謂何謂潛龍　龍德句仍又代爻詞述之以待釋下面方是釋之　謂龍猶云龍德潛猶云隱潛龍之謂卽龍德而隱者之謂也以下釋所謂隱卽釋所謂潛　不易乎世謂不以世之不可忍而變我之守是鄉鄰有鬬閉戶不往之義非不動於富貴富貴君子之所輕不動不足以見守之堅也名亦以得名之實關係於己之躬行非但名也不成是割舍不爲二句皆不以他理易此理　遯世者終無用之望如逃出世外然也上二句言迹此句言志非眞安於此者暫能安久不能安無悶者安之謂遯世無悶者拚此是久而安之非視爲暫故安言不獨安且眞安也　不見是句又言識之定識不定者人非之可搖無悶不可搖也　無悶者原以理之至是可安也故仍無悶是識之定　樂則行之二句結不易乎世二句君子

以道行不行為樂憂非富貴貧賤也道行則天下受其
福故是樂道不行則天下受其窮故是憂樂憂猶云道
行不行之時行是行道於世違是去世　確乎句結遯
世三句志不眞非確識為志之帥識不定則眞志是妄
志妄則可破亦非確合遯世二句其隱乃確未確者可
拔確則不可拔　三句是將前四句覆繹出潛龍來所
謂結上起下之詞　一路申明隱即申明龍德潛龍句
應首句而結之即覆決之也潛潛龍謂潛處即可見龍
以一節晐全體也　此雖行藏一理而非智仁之至不
能得智仁之至則萬理之精全可知矣　首句由龍推
見所謂潛此句由潛証見其為龍聖人則
必盡道之極致盡道之極致則是聖人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句亦代爻詞而述之　龍德代龍字正中代見在
田　以下釋所謂龍德　不伐以上言功夫即并言本
體聖人之學皆本體自然之同而本體亦賴以愈安也
庸言二句是功夫事實亦事之體閑邪句是事意亦

事之用　二庸字見無所不然故註用亦字　戒懼慎獨信謹之目包不言而信不動而敬在內　已誠而仍求誠只是存之而閑邪乃所以存誠邪若得生則雖於誠把捉無益也而閑邪又在扶其誠誠不餒邪乃不生也即無養小體先立大體還相為功之義戒懼慎獨之無惡時無為善是存誠以閑邪有惡時去惡是閑邪以存誠　善世句結上起下上三句皆謙心所生之事故以謙心目之　居德之謙亦生於德有德則好德好之至則生性於是危而不敢居矣故亦寫德之詞　不伐非正言不伐是代言修德不已德已盛而修之不已則愈盛矣故有下句事　博者德愈盛則光輝之發愈廣似加大也即顯之意顯　故物得被之而化善出於性命之誠方是德善易顯誠不易顯善顯未能化誠顯則能化易曰以下應首句結之謂如此之德是君德故於其離隱象以龍見在田而占質稱之為物所利見大人也　君德者能澤天下之德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存義也以上釋乾惕以下釋厲无咎　唯進德修業是
无容易无窮盡事爲之須用乾惕故知乾惕是指此言
而亦爲剛健者又處危地必進德修業則釋明進德修
業而取於剛健危地而言亦可見矣　忠信以下正發
明進德修業是須乾惕事以見乾惕必指此言　進德
統而精其善之體修業析而盡其善之用　註中念字
單以善念言善念以眞出於心爲實而心未徹底是善
則未是善心善念猶非出於心也實之者在徹底善其
心使之爲根心之發故至之是忠信　忠者使之忠信
者使之信以功夫言　忠信總一有諸內便是有諸內
則自內言之爲如外自外言之爲如內矣　居如居著
之居積累之也　學者不難知善而能言亦不敢言不
善此即是修詞但言之不必踐不是立誠耳此句言所
言必踐重立誠不重修詞猶云學者自修詞而君子既
修詞即立誠也　其字指詞立如修身則道立之立君
子之詞初便有誠在內但未可見至踐之之時乃的言
顯著如卓然樹起也　兩知字亦功夫之詞知至即盡
心知性知終則格物而已　至之即致中終之即致和
　至者德之極地處心徹底皆善是德之極地而心之
徹底處則徹矣故謂之幾即中庸之不顯也　與者有

分於此謂得之也心之徹底處唯未發時得見之而下手此時善之亦使之中而已此時有中則已善之侯也故即是致中終者事之成義之在心人往則七唯既見諸事乃長留於天地之閒存義者事無非義則義無非事也與幾是盡道之深分存義是盡道之橫分進德即尊德性修業即道問學總所以修德居上二句是德至而道凝不驕是盡居上之道不憂亦是無失道而致患中庸所謂言足以興默足以容是也二句但就危地言非所得止此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前三條釋爻詞所正含之義此條釋爻詞兼含之義前三條是爻詞未便自疏者此條是爻詞未便自表者總釋或躍是就躍之正者言无咎兼以躍之正言通段皆釋躍字以釋無咎之故見躍非單或便得无咎又要先正方得无咎欲人之不輕躍也上下四句以上進爲主下退陪說耳不常於上則上者以爲邪不常於下則下者以爲邪進退僻此欲及時則迹與上進同意亦與下退同故非爲邪非離羣言欲以德業及人

非為已之榮利也下者退者不過遺榮利以為潔今不為榮利則與之無異矣　上進時以治人為業故修業不即及人而德為業本故兼言進德非平時能進修及時不能進修故自平時說起及時專為上進言重在恐後時不重在恐先時　爻之无咎雖以躍當其可言然躍苟帶出於榮利之心則雖當可亦標是本非不純乎无咎矣故得无咎亦以此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條釋爻詞所以然之義亦爻詞所未便自表者也爻詞利見就見之後事言是以功效勸人此就見之本事言言是義理發明易中凡以功效勸人處皆因義理起見非直為功效防人援聖人之權教流入於言利也　萬物覩以上比明見是人性然末是主意主意在後三句推明此性即理也　本乎天二句又比明前六句是從類事體而後指為從類使人易曉猶云彼之六者猶之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也然如是則是各從其

類耳　本乎天地則天地是其類此甚明者故指其從
爲從類易曉　此聲所以爲聲者即彼聲所以爲聲者
則亦若互相本故可比以本天地者　原合則能合當
合言從類便見從是理　性有參以氣稟者撥之未必
即理而此種之性撥之即理唯即理故聖人順而勸之
非重在使人率性重在使人循理因聖人之性與理爲
體故尊理也　性與理爲體故理
如此性即如此此此註中故字之義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釋爻詞所似未及之義　有尚人之迹者人知是亢
求亢之類能及之無尚人之迹者人不知是亢求亢之
類不能及之求所不及則似詞中無此可求矣此釋明
亦有此在內非謂只是言此　貴而无位三句是巢許
夷齊身分不受位以爲貴故无位不臨民以爲高故无
民賢人不輔則不與賢爲偶傲无所施此皆不見道處
貴高賢之迹也而其不受位是不許天子得臣諸侯得
友其不臨民是不肯卑身以爲民勞其无輔是先傲賢
之效總實亢之極也　无位則見輕於世无民則見疏
於世有爲世亦不受即如不能爲賢人不輔則智短力

窮又實不能爲也是爲動而有悔　如是之人不思有爲動悔不足以戒之而聖人以天下爲心則自見得堪戒耳

潛龍勿用下也

註釋之例　釋爻詞中事之事體也　首篇言其所以然此言其所然兩不相蒙亦謂之申前意者以同一發明此爻之意也　是明君子不必於行道奪務進者之藉口也此於告占者不待用是爲觀象玩詞者設凡非告占者所待用之語皆倣此　潛與勿用皆不離乎下而聖人一以爲龍之事一以爲龍之事則是謂君子不必離乎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註釋之例　爻詞是言方出潛離隱卽言時尚舍而實在言外此發明言外之義也　謂爻言見而止在田則仍是時之所舍然已澤及於物可見君子之欲及物亦但在修德不必汲汲於時用也此亦聖人示人之意歟此亦爲觀象玩詞者設

粵雅堂校刊

終日乾乾行事也

與首條同例　前言乾乾是反復道此又言反復道非己甚之事是發明爻詞責人之恕使占者無可推諉也學之功夫只患不足不患有餘困勉之道不論資之高下皆爲本分之事龍德如此亦行其本分之事耳

或躍在淵自試也

註釋之例　釋或字之實際也知詞之實際而後能用故爲人發此　試謂考驗與自問不同孔子之爲之兆中庸之徵諸庶民是也　觀我在於觀民聖人恐人之憑虛自信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提撕之例　首篇提撕大人二字此又提撕大人二字中之義　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　大人二字爻詞曰中有行義此其一也　謂由爻詞詞中大人之文觀之則此是大人造之象而由爻詞意中大人之義觀之則此是卽有治下之事之象也　居上是造而卽治下方是大人造上治是大人造註脚前畧述之此詳述之也　德盛而可冒事實而不可冒以治著大人之辨并恐人之冒大人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首篇已決之此覆決之也猶云果是盈之不可久爲之也以窮代盈以災代不可久申中帶發明也窮者往無復之不可加之意人情莫知其苗之碩於盈正觀不明兼觀此外爲之加者無有則明矣如天子爲上盈單觀天子未見觀天子之上無復上之者乃見也易盈以窮是使人以窮辨盈禍之出於天者爲災天之所爲不可易易不可久以災明是不可易之事處盈之必傾不可易者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決言之占也　首句卽代用九見羣龍等七字因見羣龍云云不過用九之象故以用九包之加乾元二字補明爻詞是指六爻言也　天下治代吉字之詞吉無偏指舉其大者代明無所不該也·謂爻詞云用九則無所不吉極之治天下亦可今思之果然也乾元用九卽六爻皆用九是全體之善之象與他卦之非全體不同也全體故能治天下　乾元卽大哉乾元之乾元乾卽天也健之盡量見於天天之健見於元今六畫皆陽是健之盡量之象則卽天之元之象也故曰以乾元　猶云全卦乾元之象也而皆用九

用九剛而能柔也剛而能柔以健而運順也是能全體皆以健運順則治天下可也 乾元是全體皆剛之象皆用九是全體皆能柔之象天下治是柔之功非直剛之功但柔以剛得則柔之功卽剛之功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註釋之例疏明潛與勿用之安而純也 爻詞人事法象占此以天道比明之天道无必二氣之運行前无意必後无二雜安而純也此言爻詞所言潛與勿用是言如此者 潛是爻象合下如此勿用亦期學易者學到如此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註釋之例疏明化之精普之量以愈見爻詞極言聖人之德也前庸言之信四句言德所由成愈見德者愈見所此學之妙不可不爲也 謂爻詞是言物化施普而謂化普又如此者也精 粗皆可言化文明精分也文明致飾可觀而又各止其分盡人道之極致意思說見賁卦 天下二字言普之至 見龍一時未必能如此此要其終而言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註釋之例　釋爻詞所以然之義本是初見謂之申者亦謂同是發明此爻爻之意也　前三篇皆言此謂學此又言此學爲時位所當爲因人多　謂患難爲不暇講學之時今特正其誤謂患難正不可不講學之時也　言聖人謂是時所當然故言之不得已非不諒人之不暇也時即身處危地之時地位中之道理難盡故地位中之學問宜盡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提撕之例　與前三篇異例則不是相承謂之申者亦謂同是發明此爻之意也　提撕一番則人亦加一倍儆覺故亦可當申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爻詞云爻有或躍在淵之象蓋以陽居陰則能隨時　處中而其位乃乾道之革之之時也則亦或躍在淵而已　乾道即天道革謂所處之位移凡物之位皆天命所與　故曰天道上指五下指三以下是不得處　下將要處上之時非以上卦爲上已變處下而處上也　同一龍德故似一人而變其位　境來則當赴而方來則來與否未得真見故未得輕赴

粵雅堂校刊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謂爻詞果似云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之象也　與上篇同例亦提撕大人二字中之義也　上篇言上治謂德之隱微難稍大段在觀治也此又言德謂治之精粗或混到底亦須觀德也是欲人內外兼省之意　講此須串合大人造上治方無歧出之病唯第二篇另釋利見不必牽扯當云爻謂由有天德推明上治又由上治推明大人造是此象總有天德之象也　乃位乎天德是稱有天德之詞謂是有天德而位天位乃自位其天德者之象也　天位為天德分內之物則可作天德觀故有天德者位之是自則卽位其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註釋之例　疏明亢似是隨時見時有不可隨者也本是龍德必無明見非時而處之者其處此極亦以為時所當然而處之也偕者時時有此理而隨之　時有外見之形有內伏之幾形似可極而幾已不可極不能審幾則有隨時而實違時者矣　過剛則不能審幾二氣之剛原有過數人必有得之者而能克不能克皆有其理故人事有此象易該人事之象則亦有此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註釋之例　釋爻詞所以立言之義也　謂用九是善故聖人言吉以為人勸亦恐人援聖人之言流人於為利也　天則者天所示人之法使人法之之謂　據大象只似天以剛為法人只以剛為法天然就天行詳求之則如前所云元亨利貞又就元亨利貞細玩之則如下爻所云剛健中正是剛未是天之法剛而能柔方是天之法也　天與理為體天之法至善之所在也非善則是惡君子之不敢不法天不敢為惡耳故聖人必勸人法天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篇申明乾義　彖戒保乾以正明是謂乾兼正義前篇以元亨利貞明乾義亦以正即見其乃也但未顯出於詞故此篇又再就之指出中正則乾義盡明矣　三節本兼釋此中正以正見中內故止釋中中有无過不及二義而現在有元亨利貞顯見无當然而不然處无不及之義己明唯未有見无不當然而然處則無過之義未明故又止釋无過　二節總言元亨利貞是理勢見乾之元亨利貞是因理勢恰不己所不得己非過也

元起於无其理勢无從而稽以下後一段起於先一段其理勢可從先一段稽見要言人所易曉故只言亨利貞以例見元　此節言元以見亨而是直言亨之因理勢　言始必進為亨即言亨是始後必有者故是言元以見亨　始而亨猶云元因是始然以理以勢論之言皆不徒始而必進為亨者也　理以是非言勢以能否言同是一事以為非則并不應始既始之則以為是矣以為是則繼之方是矣此所謂理也物發盡則能止發未盡則不能止而氣中含形是發未盡也有於內不能不發於外此所謂勢也　天地有心則兼會論理無心亦須聽勢兩言之見無所迷也

利貞者性情也

此節直言利貞而其為因理勢尚在言外未直說出利貞是天之成物性情是物之受成止如其初之所受　言天之利貞物之性情是其迹也猶云天之成物止成其初之所受即言止成已之所始也　亨與始用事今與始同事即與亨同事也其理可以例見此方是成其所始則亨明為發之未盡其有道於成之勢亦明矣故其為理勢所然自見言外　性即是命太和亦性命之材質故以性括之有性情即在其中故兼言情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節釋剛健　觀上二節似其事只理勢所使不見其健不知其能固理勢處自是以健不健理勢不能使之固也觀人之爲惡是遑理勢可見　上二節猶云唯健乎順此節猶云於順能健　以事連處見剛健直分之大以天下二字見剛健横分之大　始字上亦有能字以下能字托見能卽行四德之行所以有此能者乾也　乾字虛提以下方言其實猶云所謂乾者能如是者也　以始包亨承上文始而亨言也然亦補出亨字方安當云始亨密連無間總如一始乾旣卽如此而不獨此也又能有與始相去旣遠可判爲異候者焉　能是乾能不是始能　利到成時方見美始亨皆以利利而以美利利則利也　不言所利謂利到无可復加處不能不休息也　不言是天不言所謂斂却神功寂若无也天有如此時候所以能到此時候者天之乾也不可說錯乾不言乾非能言者　可用乾處乾無不到遂使乾也　前篇萬物統天亦有大之義但只於元察見此遍於四德察見是見之加詳而再贊之卽自斷前言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粵雅堂校刊

此節結上三節之詞　上節單言乾之剛健實際此節
統言乾義上節之大是剛健之大剛健以能行四德為
大此節之大是道之大道以統剛健中正為大大者極
全之意極全則此未全未極全者非大矣此道虛懸天
地之前唯天地聖人能盡體之　乾是天之乾　剛健
者道之運中正者道之形今按之天之乾則道之運道
之形無不盡矣故道之大莫過於此天之乾也　其道
本兼剛健中正而獨言乾者就道之著者而言則形之
隱見皆隨運之隱見若形總運之所為故統從運起名
也卦之名亦是此義非正不能健伏義亦非謂盡有健
象無正象也　上節只是健事而用出於體用見卽體
見故兼體言之　中者正之至已代過正字正又言其
體也　乾元二節只寫用而此并言體亦體見用內也
　現有元亨利貞直見无不及加以乾元二節見无過
則中明矣　行之有過不及皆虛公之體不能自立而
有所偏向偏向於過則行過偏向於不及則行不及故
行之無過不及可知體之立不偏　體之狀虛立者不
失其虛也虛則均離萬有如虛其中不精著一邊故是
不倚亦是不偏　體之能立亦以有定力在內故正亦
麗健而見　天之虛健以氣无覺不受援也人之虛不
健以必有覺則受援也人欲健之在克物欲　註中或
疑云云是言剛柔不偏所以能中非言剛柔不偏是中

此非要義不必牽入以生荆棘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二節釋明前篇大明首出二節之是乾義愈見乾義於人即申明之也 釋明只在此節此節言六爻是盡乾之義見下節體六爻之事亦盡乾之義也 乾之義不外健健正而健又不離正而在故發揮得正盡即發揮得健盡發揮得健正盡即發揮得乾盡 發者出其藏揮者散其聚卦只統象健正而健正之條目尚包蘊在中是藏聚也今析而見其條目是出其藏散其聚也 六爻之正者直見正而不正者反見正故皆是發揮正也 未發揮則鬱於中既發揮則達於外故曰通 通之義上句已見此句重旁字又進言發揮之無餘也 旁者委曲情之轉換不一所之是委曲者發揮亦與其委曲為委曲方能盡也 情在中之物即包蘊之意 爻只有六何言旁通六爻中見躍飛為一類潛與三之反在不居上上之反在不居極上為一類是有彼有此自見至飛自不居極上至潛為遷增自飛至見自潛至不居極上為遷滅是彼此中又各有增有滅理之變化大凡盡於此矣初與四見順位進退之宜而亦正上見逆位進退之宜而亦不正二與五見順德居伸之宜而亦正三見

逆德屈伸之宜而亦不正內順已之宜外順物之宜理之定體大凡亦盡於此矣大凡盡則謂之无不盡可矣

三居下之上未見危地見在以重剛不中居之故是逆德屈伸之宜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首句言只體六爻下二句言體六爻即是體盡天道而與天同所以然之義先釋明在上節 六龍似只天道之六節而乘六龍即盡天道者以六龍已旁通天道之下情也 前言天道是言乾道御天道即御乾道也 下二句循云如天之元亨利貞初則如雲行雨施後則萬國咸寧亦如各正保合也 天下平得之守法亦有乘御在內非但雲行雨施承上句言也 乘御之初在創法大見動作之迹其乾顯後之乘御在守法不大見動作之迹其乾隱總與天之元亨利貞无異 雲行雨施者事為澤物之事而普遍也見盡天道處尤在普遍天下二字亦普遍之義 乾之義盡於天而聖如天則亦盡於聖故言聖道是明乾義申言聖道是申明乾義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提撕之例　前作陽在下爲本詞今會意代而述之凡言代者倣此　陽在下卽包此義在內　提撕陽在下卽己提撕過此義今又再提撕之故爲申　前暗提撕之今明提撕之也明提撕之則愈明故爲明　陽在下故道在潛此又所以在下卽道在潛之義義中之義也　隱而未見卽在下之謂此新出者行而未成句　正所以在下卽道在潛之義也首二句尊反跌起此句成總言雖有可成之德而在下則末可成成者德而與德之成者時勢也　日卽日也與未字反　可見之行者可行之而成使人以行見其德也隱而未見者人未知則行晦所以在下而在下則難免於悔也　是現成身分非隱之見之作隱之則與潛字復矣　人未知則所爲人不信從故不能成　弗用卽潛之謂勿用之占又教人法弗用之象也　道之所在故君子由之言君子弗用卽言道在弗用也　處物之事以物之所利爲義有害於物爲惡無利於物爲妄而施之而物不受則利物之事亦无利矣故行未成卽道不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註釋之例又承謹信功夫釋其目也言至此學見龍者乃實有用力之處矣　學聚問辨則知所信謹矣寬居則信謹於未言未行仁行則信謹於有言有行也　居者使理存於心以全體言寬者心不與私欲分踞於理無不能容也行者使身循乎理以逐節言仁者心不與私欲間撓於理無不能盡也　見龍云云言所謂有見龍之象大人之實者以德之由此而成者則是君德也總言四者是成君德之學人所當為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註釋之例　前篇與時偕行已是釋所以言之義此又為釋所目為乾惕之時者釋中加釋故是申明　其事此為爻詞口中衍義所有今只仍而覆舉之似是提撕但爻詞說到此時有目為乾惕之時一層不便遽及則言之為註釋耳　正面是提撕註釋其用也　上不在天又有上之恐迮也　下不在田有下之恐負也而重剛不中又無免迮　免負之理則岌岌乎將有迮上負下之事矣故是危地　處危地之時當乾惕之時也　故乾乾云云言故是乾惕乃无咎之時即云當乾惕之時也　因其時三字代明夕字因其時即隨時隨時即時時也　其與

時偕行之謂雖
字上有而後二字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提撕之例　在人以上又衍明乾道革之故實是中謂爻詞云九四之象是如此是變革之際故龍之處此必或之　前篇亦先坐定以陰居陽而後合以乾道革此剛字於彼无加中明處在不中以下衍出乾道革之實形也　一剛字即當九陽四陰四字剛者是剛亦恰是剛也陽則是剛居陰則是不過剛而恰是剛不剛則欲過剛則躁皆不能體理此言四有能體理之象也九三之不中以理言此以位言即當居上之下四字不中言不是中爻即非二非五之謂下二句承之指出非上非下中不在人又就其不中之異於三指出并非稍下　不在田謂在田亦不得无論潛也包潛而言不在人又言不獨在田即在人亦不得　合之總下之境已絶而上之境方來亦未至　所謂變革之形也　道在或之義見乾道乃革註後條　疑之是慮及未可不肯為未可之進故慮及之如此則不誤進可知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註釋之例　前之大人造上治位天德尚同當爻詞述之今始釋天德之實卽釋大人與所以爲治者之實故是中明　註中有是德二句原孔子所以去位言德之故謂大人兼德位之稱而當之尤在德故孔子專以釋德爲釋之也　德統言明序吉凶析言日月四時鬼神皆天地明序吉凶皆天地之德也　日月是氣之精分四時是氣之全分鬼神是氣之良能　明序有本分如禮有及時之分如禮之用日月四時爲明序之質質中又有爲及物之分之才力是鬼神吉物凶物是及物之分日月四時皆有與物利害處是吉凶　合非迹合是理合迹不同而皆是理則同也當然而無過不及卽是理　四句以體之存言先天二句以用之發言體合故用合也弗違是相許奉是相師相師故得合言合故相許言弗違奉卽言合也　此奉彼則彼不違此而言之互文也　奉如奉也形容之詞不是實事弗違亦不必有實驗但有其理耳　爲天意未顯之事是天未開其端

是先天爲天意己顯之事是天己開其端是後天如天
命人以性即是欲人有道之意人性未動即天意未顯
而匡之直之是先天人性己動即天意已顯而輔之異
之是後天禹平未平之水土先天也堯因日月星辰而
授民時優困來卒而教稼穡後天也　天所已爲之事
無所施其爲後天亦爲天所未爲但已示其意即如己
示其事耳　德者得乎道也道理而已天地於道全得
聖人亦於道全得故適相同　天且帶違三句帶釋利
見之義與第二篇意第二篇是初釋此是申釋　精
乎理者先於天天弗違者至是之所在也至是之所在
則有當從之義順義爲利故利見前以從類言此以從
理言　然類之同實以理同則從類即從理但前言以
理之同從此言以理之至從耳　人性推到其極則是
至理理之至方是同之至同之未至則從之爲理未定
同之至則從之爲理无未定同得矣故得此申之利見之解
方盡　此偏言之鬼神正祭祀者之類不同上支所云
是无形之物比有形之氣薄故不能勝人靈附於氣氣
分厚薄則靈分多少靈多者不能加有所見以相非則
靈少者可知矣　人已該物鬼神又盡无形之物耳　
氣不能離理故天地鬼神與人氣同則有得於此理亦
同所謂无二理但氣有大小清濁則得之有偏全精粗
故有天地人鬼神之等然偏全精粗其大意相同則得

偏得粗亦得其大意故亦能相通唯盡失之乃不能相通耳　理與私不並立一私則失一理而與一理不通全私則失全理而與全理不通　人不必不違故須以利見爲勸此以人之本然言至是之所在即云是至是之所作耳　我即形體有我之私從形體之情欲也故赦於有我之私即是梏於形體不從形體者有而忘之若無從者反此故曰有　蔽梏皆隔礙其通之意所以通者理也故害理者即隔礙通者　有私則不慮不虛則不靈不靈則不能體理故私害理聖人天地之所以盡道者無私之至而已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註釋之例　斷前所釋之義則亦釋之之類也　前言與時借極即言不知其非時而誤以爲時即有時之難知在言外今覆思之而見其確然耳前就龍思而見之今亦就龍覆思而再見之解見與時借極條　此節斷與時借極下節斷時之難知　知進者知時之外是進之時不知退者不知時之幾是退之時也總是於時有所不知下二何做此　通節猶云所謂亢者於時有所不知而以非爲是故也　三句詞意是釋亢之由而詞

面兼釋亢之實進存得皆事類之名統舉其類因其不勝舉也　釋亢之實欲人知所以當亢而無誤於自脫而偏稽以類則亦不得自脫矣故不嫌舉類之畧而以之盡意也　進退以爵位言是特言其大者存亡以凡物言是統言其小者進退存亡以己然者言得喪又以未然者言此亦足以盡上下所推者之類矣　得者得所未有喪與得反對郎不得也與亡之失所己有不同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節亦斷前所見不可作初推出語氣轉文當云由是觀之信乎時之難知也　首句郎云唯聖人能知己是覆斷時之難知下又再思而再斷之　此聖人主生質言又主智言郎中庸聰明睿智之至聖以其為生人之絕等故稱聖人　智雖可以學道至進能到極處畢竟關係資品之高學力不能尤拓至此也　知進退存亡知時為進退存亡之時也知者知其真并時中之幾知之乃為知其真上節正知其似而不知其真也　并無退之幾是真進之時并無進之幾是真退之時知者知其如此也　幾微故非智之精不能及　正是人之正理而因時而生是先亢於時中也故曰其正　時為可進之時則進是其時中人之正理知則能以進處其時

是不失其時中之正理餘倣此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占例同乾　坤所成之迹乾成之之力二者不相離凡事物皆然天地其大者也故繫詞以天地明序卦之義就人事言則坤道也乾爲道之强也　心德中亦分乾坤坤仁智之理也乾智仁之勇也　理是順物者故順之象卽理之象凡事物之理者皆可以當此卦占詞盡於元亨利牝馬之貞下卽文理不過二句之解說則仍是二句耳　上二句提下六句方實二句之上二句末得透講　乾之亨卽坤之慮可成也此亨乃疏坤之可行也卽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義　亨本順言元本至順言　貞己正而固卽固其正固其正卽健其順也牝馬之貞不息之貞也總言利於健其順而不息以兩人言則乾質本陽坤質本陰陽質則力練之之愈有餘陰質則力矯之而仍不足以一人言則乾見爲中時坤見事成時力亦先易有餘後易不足故乾之貞戒進意多

坤之貞戒退意多　君子二句釋明所以亨謂坤順之
名而所以得亨者以順卽得理也・順理者行隨理後
是順處先不順行之錯路者必因迷故以迷言錯錯卽
失也　二句總言人之所行不順則不得理順則得理
唯理能亨故順則亨不順則不亨也面言亨本并反見
不亨故雙承釋之　主利釋明牝馬貞之實西南二句
又釋明主利所以是牝馬貞之實　牝馬貞言不息之
貞也三句總言順之不息是所謂牝馬之貞　猶云牝
馬之貞不息之貞是也貞之實順而已不息之實一而
己不一則息矣故一乃是不息也之乎此不之乎彼之
謂主卽一乎此之謂西南而東北是之乎此又之乎彼
也如此則有得有喪豈是不息故主乃是不息也　一
類到底方是不息忽忽其類非類其類是是一類有間
斷是有息也得喪卽是非之意　安貞吉又釋明能不
息之驗反見未如此者有息之患宜預防之也　凡人
勉强之事必有息以其勉强必有息也防之之道勉强
其勉强而己所謂功夫之上又加操持功夫之功夫
也　性之仁智是正之體仁智之要是正之健之體初
之爲正又爲到健是復其性至性己復是時則健正是因
其自然而無所爲所謂安其也　註安順之爲二句正解
安是因其自然之義謂其貞仍是以健守正但其健守
出於順也　順原貞中之正令借以爲貞之安之義謂

正謂之順者以其由順做出今貞亦由順做出故謂之安也　唯順之所為是安故順之所為謂之安　因忌說錯安即正　全句總言貞之安者方能如牝馬　以牝馬之貞是所以保坤而致吉者能安牝馬之貞即吉故吉言能牝馬之貞　亨者吉之漸　吉者亨之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則有大福慶結果矣　當得亨者不息則其事能及於終而有終事可言故變亨言吉　順理之事易知易從如平易之地望之通行之便逆理之事難知難從如險阻之地望之塞行之礙故以西南東北言順不順　心唯裁制能取義唯動能裁制唯陽能動故陽主　義義唯究竟能利物唯靜能究竟唯陰能靜故陰主利　義者理之本體也利者理之功用也本體初即稱義功用終方有利故以利稱終總事物先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之說耳　大學格物陽也知止主義也定靜安陰也慮得主利也　順物之理即利物以利代順非與義相反之利　貞繼已然之順言明謂後之利順與前之順同類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二節明卦義用上卦例　地之順天是順形之至大者故以地明順義說詳上卦　坤即地之謂說見上卦

二節明坤義只順承天三字其餘徒地道耳　至即到
乎大之極處唯將來絜度於大故見有至不至待絜度
而後稱是緩於不待絜度而即稱也　本先并察見地
道是承天因疑有藉於天而力不必本如天因疑於天
之所開未必能盡承故須絜度至則承之已盡也　上
二句就順承之形上察見順承句就此形中察見又俱
察見盡而後分言之　坤之元亨利貞亦物中之氣事
耳一氣輕清之分為天重濁之分為地物得其輕清之
分亦只為氣得其重濁則為形輕清重濁之分皆有淺
深故皆有元亨利貞輕清重濁之數皆等故元亨利貞
大小之
量皆等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含宏以上地之德全體元時未得盡見亨時方盡見之
故言之於亨時　含宏以上可以承天之亨之體光大
以下承天之亨正面　坤即重濁之氣厚多積也由淺
至深為積積之多貌為厚氣中有可為形處是載物於
中此以氣言與大象以形言為物在地上不同　德即
指厚載物言厚載物是道之未發故稱德合无疆則其
度量也　含宏承上轉下之詞載物於其中是將物包
含之其度無疆則宏也　可以為形者出而為形則光

大光對含之暗言大對宏在含中之斂言　體之與用
猶果實之與樹木是有明暗舒斂　上面無彊亦是指
天之體若說錯用則使大之義而大為復詞矣　光大
即指品物咸亨言品物咸亨不過承明之物亨是光品
物咸亨是光且大　氣之亨仍不可見所以成光大者
有物之亨以見之也　資生亦以生所資者為元非以
生為元也亨亦做此　不言承天是以上節例見　地
道之明至亨已足利貞不過於明上加潤色非有所加
於明也此亦可以上卦例見故下面言健是言順之直
分須利貞方明此處正言順之橫分不必利貞方明所
以不行
利貞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以下明占義用凡卦通例　三節皆註釋之例　此及
下節是釋指詞之例　牝馬之為地類與行地无疆是
極顯淺之義人所易曉不待於釋即全句之義是柔順
利貞象詞主利三句已自釋之亦不待釋所釋者釋明
以牝馬言柔順利貞是用極切之詞見易之詞皆是極
切義者反見義非詞所極切者即非詞所指之義蓋為
學者之玩詞著例也　貞因已順而言則是順之貞非
順貞平言而順之貞則順與之并見故不得去順獨言

貞之正自爲一順之體段合之固又共爲一貞之體段故可分柔順利貞　牝馬之貞貞字屬人不屬馬謂人之貞上加如牝馬處如牝馬處柔順利也而以如牝馬言之則極切矣　利者便於爲此優優有餘之意力餘於事故爲之輕易也如此則不獨其節長而且不能爲之節矣行地無疆是也　切此義寫苟不如此則有限止之貞以此寫之爲浮矣　君子攸行連下節爲一義釋詞經擬議而後出見詞爲人之所當從　謂彖詞先設君子所行如此而擬議之也此句言其先設下節言擬議之　若單泥詞面則彖詞明爲占者言之又釋以言人之所行贅而無味矣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此節言擬議其利不利　首二句擬議其事之有效无效後四句擬議其事之難爲易爲兩言之見其於利不利處擬議无不利也　无效是无利難爲是若已亦有不利有利无不利是純　利也見到此而後言利是絕无詖人處也人安可不從　全節與論語仁甚於水火未見蹈仁而死同義　乾之九三爻是因能乾惕而施教

即此後四句之例孔子於此始揭出之　首二句彖詞
自言言元亨時先見乎此今孔子又言其將言利貞時
復以此推見利也　謂失道則困得常則亨不易之理
也而不順則失道順則得常亦不易之理也則今君子
有如牝馬之貞即永得常矣其於目前所見應得之亨
豈不竟得於目前未見應得之亨亦豈不盡得哉　彖
詞以先後當順不順但先者無非逆而後者有不必是
順故孔子仍其詞而稍易之　迷字連下讀三字對得
常二字　未見理而行之謂先則原是迷　迷則無望於
悔故必失道　失道迷者以迷而失道　迷與失有兩
層而相連故以　迷包失可兩言之不可　後有遁物者
後順言其後非以　以為道而以順成此形其　後即其順也
總是一正理自其體之不可易言之為常自其用之
為人所由言之為道　西南東北二句象詞本以反明
主利　此則謂將言利貞時先以加在占者身上揆其浮
實也　占者未有為貞功夫未免兼有兩句而就其基
地揆之則一句實一句浮也　兼有兩句是主利之反
即非牝馬之貞則無了下句便是主利即便主利即便
是牝馬之貞言能無下句即言能為牝馬之貞也　謂
西南是占者之朋則往西南是得朋也然既是其肦則
其往也乃與朋行耳豈不便乎東北非占者之朋則往
東北是喪朋也然既非其朋豈能與久處乎終及之西

南所有慶乃其勢耳　上節只設其事在此此節方卜度其利不利故上節註曰所行云云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此釋彖詞義中之義　安則是性之性之則能不息此彖詞之義也彖詞口中得自行之不必釋此釋性之所以能不息者以其無私則彖詞口中未便自疏者也性之則是先無私而無私則無還害其性而息之者故能不息義見中庸至誠無息可參看　應地無疆謂其无疆以无私為之本與地之无疆同　天地是并无私者故言地即可見有无私在中　无疆是貞字已有之義此承而釋其无疆與他无疆同義若作能无疆看則與彖詞複矣　是以所以為无疆處應无疆不是以无疆應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卦畫是地勢之形坤之象也　地是土高下相因無窮其勢也　陰地之形三畫高下之形六畫相因無窮之形　三畫即有高有下　六畫只寫一相因而一相因是萬相因之凡寫其凡即似盡寫之矣　卦名之義兼健順高下其順之象相因無窮其健之象也　順之象在下而有高者形之乃見下者之為下故有高有下乃

見順之象三畫則高下不一并順不一狀之象亦見其爲順之象愈明猶寫貞者寫到其人之破碎處則爲其人之貞愈明也　下者不與高者相抗是順之意凡物之順物總不自立物之對與物之相抗而爲之屈耳　順之不息即是健故相因無窮是健之象　地德不外順厚德者至健之順也　健因故多積而厚　地之相因是攤出其厚與人見非以相因成厚但人由相因始見其厚則仍以相因而成故與君子之以健成厚相育德以發見者言方有載物實事故其厚是以健積成載容也盛也順物是與物安處其中所謂容順物則物生遂於其中而不陷沒所謂盛　通節以順爲主厚是順之進詞不得乎看順只能載厚乃能如地之載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爻皆將天地之坤發揮其蘊霜冰與順其表裏也天地人其寄寓也微甚其首尾也　初上二爻以天地言中四爻以人言象天地包人在中也　天地之陰其德象已言之此及上爻只言其迹以盡之　於迹又言其微甚者以該餘　天地有德有迹人分天地之體其陰亦如之然有是德不患無是迹有是迹未必有是德故聖人於迹則以戒人初上二爻是也於德則以勸人中四爻是也　陰之迹爲斂爲爽爲嚴爲殺不免傷物戕陽

如天地順物之需此以成而出之又有陽以先後之則是善不然則是惡譬諸一物帶其幹旋之者看則是好獨看其自體則是万聖人以其難用故重爲人戒此爻卽始之初爻夏至午半一陰初生之象也霜是九月四陰事冰是十一月六陰事指此爲霜冰謂此卽是四陰六陰見不可不去也霜冰一理而判一爲見在一爲將來者體小時數約預見易微故如在目前體大時數繁預見難微故如屬未至立言之愼不敢絲毫不質亦欲人見其言之質而不疑也履者身値其境惡霜之類値已之惡値世之惡皆履之霜也已之惡改之世之惡救之不能不救則避之皆履霜之占也爻之无占有以不待言而不言者此其例也此惡方長之象占之見其中者凶也凶者後來長極時便有大殃禍也義與上六同但此遠占之上六近占之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提撕之例上二句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初六是履霜之象何者初六是陰之始凝也下二句上何并述言前句下句謂代其詞而述之謂爻詞又云其道必馴致而馴致其道則使堅冰至也致是陰自致非人致之故可畏致者推而極之卽盡之也其道之必致卽始而亨之義至者至至之卽使之至致者以

此往至者以彼來其道所以爲堅冰者故致此此即是彼凝是漸然之事不言起言出而言凝者見先此有其幾悟人可以早用其力故有志遠害者得其便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此是以全坤之道爲六二之象註中得純即全得之意不全得則有非坤道與坤道相雜雜者全之反也如不得柔不得順者則柔處是坤道不順處是非坤道通節不盡得亦如此　謂坤道者至順之道也而順有體有用有體用之度量自其體言之則其外之狀貌是柔而其內有順物之度能是即順也其順之能是極其致者則又即正也而柔一順正矣是不解變衰者則又有固在其中也此亦宛然一直矣是直乃坤之道也至此體發而爲用則以直而成有定之槩是方又坤之道也而其體其用之度量又如地之配天是大又坤之道也且其直方大皆出於自然是不習无不利又坤之道也然今六二則皆有是象也其陰爻陰位柔順之象也其居中得正正之象也其止見柔順中正不見不柔順中正是柔順中正莫之害而固之象也合之則直之象而方不外直之發則直之象即方之象也而莫之害則莫之限是固之象亦大之象也既固矣又何待於習乎是固之象亦

不習无不利之象也　柔不外虛凡物質實則剛質虛
則柔一之象柔亦以中虛也無我則能隨物故順合柔
中　順字大繫言順正字乃足明順之至反側偏陂皆
向往物外去有不對答之意正者正正與物相應之謂
稍有不合物理處則以質諸物便見反側偏陂即不可
謂正然非順物理之至不得與物細合故正是順之至
所至　固之所以然與大及不習同義解見象傳安貞
然此且就其見成指點未及言所以然　固通承柔順
正言然柔即順之邪郭正即順之邊際則兼言柔正之
固即專言順之固耳　直即順之意不言順言直者頂
正字兼至分言之也譬諸人有所往循其之彼之路而
行是直輒出此路外是邪曲直者無邪曲一於順也
以不柔而不順固不是直直之未至亦未成直成之不
固亦非真成故柔順正固方是直　賦形有定謂於同
一類之物同賦以一形如此處李樹使生李彼處李樹
亦使生李古時李樹使生李今時李樹亦使生李此因
同物則同理各順其理各順其理故理同則賦同苟任
已意而賦則意得不同賦亦不必同矣故有定之局是
直所使成由有定可以見直所以有定言方也　方是
直之發其方是直中順正之發其發是直中之固之發
唯固乃能發也即誠形之義　大是直方條目之多合
成固是至誠無息之義大是溥博淵泉之義不習是誠

者不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總无私欲以害天理也无害則无變衰亦无限量議无變衰則亦不須補救也　德合无疆是以地道言坤道之規模唯地能以其道盡坤道故坤道之盡之規模唯地道有之欲言坤道之盡之規模不得不取於此也莫因此誤認通段正言地道　凡以象爲占例見此　爻之无占有以象爲占者此其例也　凡占皆告人以所當知而未知者人所當知而未知有在事之效者有即在事者在事之效者另告以事之效是以占爲占在事者只告以事是以象爲占聖人立此例不特示鬼神告人以其事并示鬼神告人以當知其事也　如此爻是人道之極致故人所當知者而其中唯方可考其餘直之隱大之無窮盡皆不可考至聖人不廢下學則不習亦无可考故此是聖人亦未知者若衆人則并未知有此道矣　占得此爻用法人之自審有近是慮者作正告以此自期自審无近是處者作反告以反此自責　亦有問他事而得此與其事不此附者則可以此自期者快足之至是鬼神告以其事所不必問須以反此自責者遑急之至是鬼神告以其事所不暇謀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提撕之例　爻詞是以彖當占者今提撕聖人以此當占者見天地之道人所能學也是爲玩詞之君子發非爲占者發謂爲不能當爻之占者引誘亦可　人所不可能之事不得以許人今許占者得當此則是謂其事爲人所可能也　通節作一句六二二字總冒到尾謂爻詞云占者占得六二即六二之象其人爲凡身之動即直發爲方使人由方以知直而并見其直而方也而且不獨此爻是不習无不利使其地道又有光也動以凡動言直方即大在中　地道即指直方光者大不習而利則奇難竦人知另有光輝觸人眼目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此及四爻皆言行藏一事　二五言坤道之全體此及四爻言坤道之條目言全體可以舉道之大意言條目可以舉道之形迹不舉大意無以見道之一不舉形迹無以見道之實兩者皆言道所不可缺此卦中四爻兩有其象聖人遂得因以盡情　含章從王事是一藏一行是道之綱无成句是從王事中之事是道之之紀上二句似中庸有道之言无道之然末一句似言之足興默之足容自全體剝到此似中庸言費之小　道之條目不可勝舉而舉一可以立見此首句以下句明非必於藏見是含之則藏第二句以上句明非必於行見是用

粵雅堂校刊

之則行此是因外之遇末句則承為臣說顯見因己之分因遇因分而畫其所當然道之條目之凡畫於此矣　他卦六三不必作三句看而此卦六爻皆坤道之象就坤道中而求六三之似則此是也　陽明陰暗以陰蓋陽是晦其明之象而明美於暗則是以不美掩美故謂之含章　章就陽之明取貞又就陽之健取含章順象而就中又有健象合之是順而能健之象於一事具見坤道也　含章之為順象者以居下是含之遇藏為含之理含順藏之理也然居下之上則地近於上易為所俟有或用之象而以順含之理推之亦必能順用之理故有從王事之象而无成有終為從事之理以行藏之順理推之亦當順此理故有无成有終之象　臣之分無出令之權有佐主之責者也故无成有終是循分之理　藏逆名利之私行不逆名利之私无成亦隱賢之事與藏類而較藏為殺有終亦立功之事與行類而較行更直此為易於彼故由彼益可見此此又四象連見之細義講家入此尤全　此亦占不待言其不待言之占所行藏之道大者吉亨所行藏之道小者无咎无悔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決爻詞以其事爲坤道之意
非正決爻詞謂六爻之詞皆言坤道此之云云亦以爲
坤道耳今思此云云者果是坤道也　有總述爻詞在
言前正而是將其事細繹而決之　爻詞以此爲六三
坤道之象今言果是坤道坤道兼順健而健只是必順
則總一順而己此言其事果是順理也　以時發言其
時尚有待而其發亦尚待之而後見也有繹明居下非
發之時在言前　是論不發之詞非論發之詞言時尚
有待即言今非時言發待時即言今未發也　時以有
可發未可發之理爲是發之時言言順時即言順理　時
發何有結明是智之事在言後故下文出智字不突
言此智之事也而或從王事亦與此同耳　順兼智仁
而後成此以智言其事見成是順理之事非正言其事
以智成也　明理之謂智言是明理之事即言是合理
之事唯順理乃得合言是合理之事又即言是順理之
事也　猶云合理之事是智之事而此正合理之事也
　事之成受於仁事之理受於智　智亦知之順理但
未以行順之則未成事然非知先順而取之則行無可
順也　智之貫迹多則愈顯而亦并顯其大與地道光
同義但彼己承大言故止言光耳　此之智以上文推
見而亦并以推見无成有終包而言
之言後有而无成者終又可知矣句

粤雅堂校刊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此亦含章一類事而較含章加甚見一道中又有異同之凡　上爻向有陽在故止是含之象此爻總不見陽故是括囊之象藏之有甚不甚也　含章是不降志辱身之義此是放言自廢之義　重陰是極藏之象不中是藏以放言自廢之類象放言自廢之類不中之行也權亦是中放言自廢之類則并過乎權矣故謂之中權不謂之權　无咎卽中權之義　君臣之義不可廢藏已是權藏之至於絶人逃世則過乎權矣然身世亦有當如此之時則此亦一道也註蓋或二句是此義无譽者道之不得輕用者不可爲訓君子所不敢譽者也　隱未絶世之知誤用之未至廢君臣之義故言自廢不復與世知誤用之則廢君臣之義矣故不可輕用

乾四之无咎是其事後來得无咎之事此是其事見在得无咎之效　无咎言人得事不差失之美非直言事不差失稍在事後故不是事之評是事之占經中多如此者以此類推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言外之意也　爻詞只就愼之甚者言今是并見一切之愼　人之喜放肆者常籍口愼而

無禮則葸之說以免譏不知無禮乃是葸非慎即是葸今謂爻詞正有此意言括囊是慎之已甚者而亦是不害則凡慎之不必是害可知矣人但當審見其不害而後用之不可直舉而廢之也　不害是不害於理即无咎之意但爻詞專就括囊言此則統凡慎言之耳

六五黃裳元吉

黃裳即二之直方大直黃之蘊黃直之府方裳之驗裳方之因而裳寫順之至黃配之言則亦中之至也是即并大言之矣　黃即未發之中總是一虛就其自體言之則是柔就其對萬有言之則是中中者四絕萬有而無所著如立於其中也　二之中即正之至此之中是包中正以理在內者中正以理言此以理之渾然為一體言也而同是取居中之象　同一居中與正并見則是正之至之象獨見則是正未發之象　凡順皆是隨物之後而不先下與後同一退讓之意故裳亦可象順　中順之體黃是中充於內即順充於內順中之用裳是順見於外即中見於外　同善二吉不待言則此亦吉不待言今必言之者以五是君位則此是君道天下之大命所在故重以為君勸之君之占得此爻或玩詞者其未能當此爻者固欲勸之使企及即已能當此爻者

亦欲勸之使加保守也　此象與二同善二不言吉者以二在下占得二而能當之者統士之修己者在內與之言忌計功謀利故不言此言吉者以五君位占得五而能當之者唯君能開天下之大命故重為之勸也

勸未能者使企及

勸已能者使保守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註釋之例　爻之別象包在一象中者必由其相因處方見及之例則言時亦必并其相因處言之象之直示者不待沿所以然方見則言時言其所見亦未有所以然可帶及矣令爻直見裳象故知裳之統於黃爻詞所未及也然詞雖未及而義已具於其中今釋爻詞未明之義也　釋之之意恐人分尢內見外為二事有未充內而求見外者也是為爻防為人誤用之例　猶云在中見外雖有兩事而在中則自見外未在中不能見外則裳總在中一事而已註正此義　順理成章之謂文黃卽裳之未發故以黃為文在中　文卽後篇所謂理在中卽後篇所謂通卽文故是理在中故仍是通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此承初六之詞而成之終正所謂堅冰至也　此在天地為季冬在聖人為重罰亦無害於順而非常人所可學故直書其迹醜其詞以為之戒　湯武之伐桀紂周公之誅管蔡雖順物理而逆物情迹之忍既太過心之仁亦大戀是為兩敗俱傷陰以太過為敗傷陽以不及為敗傷皆損其善也　无占與初同例　其不待言之占亦是凶　兩敗俱傷是善消惡盈之象未是凶凶者善消惡盈則有大災禍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下句是爻詞言前句易其勢而逆之也　爻詞本云自初至此是其道窮之象而其道窮之實事則是如此今言此果其道窮之事即言其道窮之事果如此也　窮者致及於盡也其道之先見者本是如此之類故知充其類之盡必是如此也　血元黃總是戰中事戰則必傷也故以戰統之　天地聖人不必窮其窮為物所使衆人則必窮其窮是以所為如湯武之初怒桀紂是履霜後人竟伐桀紂是窮然使桀紂中道悔過則湯武之怒亦解不至於伐之也桀紂之初為惡是履霜後至於貫盈是窮而其貫盈固莫之使也

用六利永貞

此不著象者以乾之變是健而順例見此是順而健已
明也　卽有象在前而係之占　爻有永貞之象利永
貞謂占者能加爻則利也　他卦一陰至五陰變只是
一陽至五陽之卦唯此六爻皆變乃是純陽之卦陽未
純則或不能貞或貞不能永故唯純陽是永貞之象永
貞者不息之貞貞已是健永貞健之至也貞就順中言
順中有正固是順卽固其正故正固是順之貞　凡言
吉亨无咎是實告人以利言利是渾告人以吉亨无咎
此利之實以乾之用九
例推之則是得吉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註釋之例　釋爻詞所未顯之義也　爻詞不著象而
借以永貞爲加象見之卽以爻爲永貞之象也但永貞
中有大緊有極致爻詞言勢未便自已標揚恐人理會
不到故釋之　上句是遂爻詞中事下句是釋之　謂
用六之象永貞之占皆以大終也　坤以陰爲質以順
爲能以健爲能之力是地與學利聖人之象人於地與
學利聖人疑其質本陰質雖變亦不能畫因疑永貞只
大緊之詞其中必有不如天與生安處加此則有未足
之意而慕效之志發矣孔子是爲人破此疑謂質一可
變則亦可盡變令象之變是盡變永貞之云亦是如象

之盡變也　地是天之後一截其事是天之後一截事
然事在因時有便易之藉見力不如創時之全則地之
力亦似誠於天亦似爲質所限力不至於人則質不能
盡變力實不能盡全武之盡美不如韶之盡善是也上
註末二句正釋此義然爻詞雖有此義而諱明言孔子
又以諱之尙於勸人未足竟刪去之但期勸人不求其
言之密聖人之權也陰
後爲陽是以陰始以陽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四節亦以地道申明坤義健爲坤之一義今申明此
一義也　乾爻文言一段謂文王又於聖道詳見乾義
故繫以元亨此段謂文王又於地道見坤有健義故繫
以同乾之詞也　大意云吾又觀於地道而見坤道之
健也何也其爲道至靜云云如此豈非健乎　前篇專
言順與順之大則元亨已足盡見故且置利貞今要言
健故以四德之不已言之　乾卦初以之言乾故順序
之此既以之言順後還就之稽健故逆溯之　總見貞
先有利利先有亨亨先有元以有此在有彼後見有彼
又能有此是力之不衰也　柔剛以體質言靜方以事
爲言下句是貞之正面上句從所以然言起也柔剛不
可見只於靜方見之猶云吾於貞見其至柔而動剛何

也其至靜而德方可見也下句似解上句　柔靜四德皆可見剛方則到貞始全見言貞總在剛方但剛方只見於柔靜之不變不能離柔靜而指故帶言之　貞之獨稱剛方以其爲剛方之尤著也然其爲剛方之尤著者以其在元亨利之後也下爻利在亨後亨在元後亦各見亨利之爲剛方而合之又以見貞之益爲剛方故言之不可以已也　柔之義見六二　動運行也柔之運行不已即是剛　靜無爲也指承天言即无成代終之謂其有爲皆無爲也　生物是靜所爲生物之有常即靜之有常　德是靜之德猶力是之謂謂靜中有有常之善即云順而健也　方字與六二有別六二言於衆物彼此同此言於一物始終同也　利已是有常至此時仍然是常之又久則其必無復失而有之定愈可知矣故方之詞愈不可易

後得主而有常

後得者不肯不後若有以此爲得以非此爲不得之意得適也要也後是利之適利是後之義後是至之因至是得之使後得即利得至利即至後但以爲得故主之後得是所以然主利是所已然并所以然言之見至之誠也　後得主利即靜之謂　後得字直作安貞之安謂後是其所安亦可　即元亨皆後得主利至利至利則

後得至利之有常也　亨亦已是有常但
驗之淺則未見定此驗之已深已見定也

含萬物而化光

利貞前所未言無前詞可仍元亨前所已言見言之已
足故仍前詞而止　此約厚載物四句之詞含宏承上
二句言光大提下句言故可統四句　萬物二字兼申
明宏字化字兼申明光大指物亨言光　承含言其大自
見故省去大字　謂利先又有亨前以
爲含萬物而化光今覆稽之果然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節言元卽前篇乃順承天一句　謂亨先又有元前
以爲坤道之順見於此今覆稽之果然也　元亨利貞
是道之迹承天時行是迹所由成之道是順是承天時行
之主意　前謂以順之情生承天之用是從元看出承行
天又從承天看出順先由末逆推到本而後由本順序
之然詞似以順粘承作一起今故折清兩層也　猶云
坤之道其順之所爲乎何者由其道而溯其所以爲是
道之道則承天而時行耳　承天而時行謂承天之所
爲以時其行　時其行者不時時行但有時行不時時
了行有時亦行也待天之有所爲而後承之行是不時時

時行也天有所爲而卽承之行是不時時不行也總於
行不行無意必而使其行不先不後之意先是以行逆
不行後是以不行逆行不先是不逆不行不後是以不逆
行故見其意是順　不言元言坤以元統四德則其順
亦說四德之順是全道槩見於此卽如全道也　四德
皆是承天獨於此段指出者別段己有己事有承己事
之疑唯此一段未有己事顯是承天無疑也
承己事則是徇己不待勘以物方見迕物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註釋之例　實舉其事以証明之註釋之一例也　爻
詞亦指此等事言然但據其理言之此則言其事有已
然之驗也　爻詞言堅冰至未見是言必至今釋明不
是言或至是言必至也　首二句反跌起下二句下二
句虛提下爻下爻承而疏之臣弒其君二句承明有餘
殃非一朝一夕承明積不善由辨之句申明積始於微
弒君弒父是堅冰至下三句是以馴致而至　通段皆
舉世間已然之事不是懸斷　餘殃是以惡極之效言

惡不是另言殃以戒惡作另一層則與堅冰之詞不比附矣 所由來者漸卽言由於積不善積者由微至著故是漸下句正申明之 不辨是其所以致由不早辨起是馴致微是最初者 故辨微是辨於早愼兼過止而有過止之志故辨辨則過止可知故統以辨結處謂由此觀之可止易曰云云蓋言其必然而當愼也 爻詞履霜句原括馴致其道在中 觀前小象可見 愼辨而過止之勿使馴致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註釋之例 爻詞言君子之道是以其美豔人而使之學然人不知學之道則終未能使之爲此告人以學之道所以助爻詞使人學之用行也 首二句以直方統述全爻之詞謂直方大不習不利君子之道也然不習卽直方大之不習大卽直方之大則總一直方而已而所謂直方者正義是也 直其正也謂正乃是直方其義也謂義卽是方揭明其實以見學之在敬 義正乃是直故學之必以敬義卽是方故學之可以方 直者極順之名正者極順之實解見爻詞此言非順卽是極順乃是也 君子卽應一物之事亦隨時變化似无方之

質故卽明之 義者隨時而裁制然總以取事之宜無定正所以見其恰當緊切也 直言體方言用解見爻詞 直含柔中柔卽虛也心有私意私欲則不虛克私所以求虛戒懼愼獨所以克私故敬所以直內敬者戒懼愼獨也 直待无私有不可徑爲故學之在學其上流不得徑向正位學之裁制則有私亦可强爲故可向正位徑學敬就靜時言卽尊德性義就動時言卽道問學 方外是强爲方非可以得君子之方其所以爲學方之事以其制外卽所以存中可以輔敬得直而得之也 敬義立以下大段言此功夫可以得道而中閒又詳言其得之始得在立得之漸進在立之漸久是其候也不知其候將有責效於候之未至因疑功夫之無效而廢之者故必詳言之立者功夫做久則私漸馴功夫漸覺便易做之能不作輟如物之立得定不可搖動也卽能久之謂 立已久所得又復是能久則久之又久也其爲候遲遠甚矣 不孤言漸漸至於不孤非一楚之詞直方大是承上轉下句直方卽德大卽不孤 言此後又漸漸至於不習无不利所謂不習无不利以功夫做到此時則無復有不直方之慮也 得時已是私旣去但以上功夫只能使私去未能使去之遠而不得還唯得後又做之一段功夫乃是使不得還者也是言功夫之進德非言德自進 私不能復生則不患

失不患失則不必習因不習由不疑此理易明故以不習包舉言之不疑句是覆理前說而決之不是解釋猶云蓋至此時必如此也 此雖不孤以後功夫所得而亦有不孤爲基此功夫始能得之決此截功夫之妙正以愈見前截功夫之妙爲人勸也此截學者自不能己不待勸矣 不習不疑謂不用習不用疑以理言耳君子必無其事觀孔子之學不倦不居聖可見 弓挽之不直矯揉之工多也私之不能復生似之 方是所行直非所行然方外時之方未直亦可爲不習時之方舍直无以爲行是不習時之行是統直言之謂不患不能以直而方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與前篇同意 謂前就其事玩之見其是得坤之道故爻詞不言占矣 今再玩其事果是得坤之道也首三句是述其事玩之以下是斷其爲坤道 因无成是一節之善恐人以爲未闕全體小其之而敢於出人又念此是爲臣之大要故決其爲至道以爲人加勸 爻詞无成有終本主言无成言有終者

以无成非無事恐人求有事之由不得因疑出於有成故指人以有事著落處使不以之疑无成耳此通一節總論无成含之卽指无成言含是事體无成是事實一事兩言之也　含章是順辭見爻詞己分其主意不同而事體同是隱賢故无成亦可謂之含章陰指六三之君子　地道三句言此果是地道而爲妻爲臣之所當法者故君子法之也總言果是法地道之事耳　地道得坤道之純者故言法地道卽言得坤道　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分與地之於天同故地道是爲妻爲臣所當法　妻道又以例明臣道臣與妻同似地之分則妻所當然臣安得不然　末句是實指地道以實前言使人實稽而實見之與中庸今夫天節同立言之意　末句猶云是此而非彼加一而字醒明共言一事非兩平語悟人爻詞亦如此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決无咎二字　因大賢以下不爲名亦爲世使爲括囊不免遲疑故爲之斷疑也　先發明隱確是理而爲人所當爲後以爻詞合之見其本理之確而言卽見其言之確也　天地閉二句言賢人

之隱確是理即言隱確是理也上二句反正明確是順理謂草木無心其蕃是順理所使確然無疑賢人之隱亦猶是耳閉者以禍亂迫促人物之生若收斂其廣大而合之也　易曰以下猶云易曰云云蓋言此耳上文言當隱即言當謹故言當謹即言上爻所言　爻詞雖言无譽而先言无咎是以无譽別其无咎實言无咎而己故當然總言无咎而人唯為所當為无咎言則言无咎即言括囊是人所當為也　隱字照括囊言是極其解悔之意未句固隱字字面寫意未顯故易以謹謹者因防之細密是一毫圭角不露不獨隱居也如此方與括囊比附　事是理則為人所當為故言是理即有人所當為是理在言先前後之詞緊相照應也

君子黃中通理

三節註釋之例　黃之是中爻詞曰中已自見之不俟釋所釋者中之義也前已指明中是爻今又指明此爻非實有恐學者認固我為不害於中也　謂君子之中是在內者從其見在之狀言之則是通而從其為未來之體言之則是理故謂之爻也總言爻存虛內非實有迹耳　通不外虛然是理融為虛則只可名通不可名虛空亦可名虛名虛則混於空也　有物且兩方有通空則无物安得有通故言通便見非空合而無間之謂

通有迹則見聞无迹乃不見聞故言通又見非迹　通
即中庸大本二字理即中庸天下二字　通是夫子之
一一為所以
貫者即是理

正位居體

裳言下之統詞未見是言下之極致此釋明是言下之
極致也　居體二字於裳字無加詞進詞只在正位二
字以極上降為下是降之已甚可見無不能降之意也
正位已見於爻詞承之言則只言居體便見是正
位居體今恐人忘了六五二字則裳字未見極致之義
故提明裳承六五言使爻詞之義不晦也　體猶云此
體指裳而言故
註訓以下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前傳及上二節皆只釋中順只配得六二直方二字今
又申明中順之分量乃配得六二大字然此義爻詞已
有元吉托出也但未顯耳故此亦是釋爻詞直中之義
非增出也　總重在暢於四支二句言黃裳之分量廣
大　二句只言居體之廣大然有而字串明出於黃中
則并以言黃中矣當云其美之分量無窮既在其中則

因而有无窮之用　天理到純粹時必是无私欲方能
既無私欲作畔則橫分无窮无私欲作底則直分无窮
矣故就上二節看出此節而并言之卽中庸溥博淵泉
之義　美之至以大言同美則以多少分高下也至最
上之
謂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註釋之例　前篇只決其事之有此又借釋爻詞之字
義以申明其事之可畏也　爻詞以詞稱事此以事釋
詞是取事之稍應於詞中者直顯出來　通節總陽危
之意　疑於陽之陽指已往之陽無陽之陽指見在之
陽　天地自秋至冬時其日數與力量與春夏平聖　人
赫然　一怒時其事數與力量與行仁平皆陰疑於陽
艮止所以成終成始征伐所以取殘救民皆有陽在內
但嫌於无矣故須稱龍以明其有於人使无襲迹以失內
其眞然迹則无以異於眞陰矣故目之以別於其內
之陽以見縱不失眞亦有不避處不能為之諱湯所謂
有慙德是也上二句見人於天地聖人此等處當思其
本不可徃用下二句又見當思其上竟不必用也　元

黃三句言兩俱而承血言之則是言兩敗俱傷　首句
卽前篇之詞例出之陰疑於陽卽其道窮戰卽戰于野
必卽戰于野固是其道窮之事此是覆提起其事跌起
下文猶云龍戰于野固是其道窮之事而爻詞云云者
則是如此
云云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占例首尾二句指卦名義外之義以其卦後之義中二句直言之　險境之名屯物阻於境之名所遇者險故阻亦向之前故遇坎險也乾坤始交物始出向上也故成遇險之象而得屯名然物始出則不說而不宜止卽有動義遇險卽有須求出且須從容之理是元亨云云之義卽合於卦義名中矣交王本可直係以此占不必卦又別見其義而適卦又別見其義則指以言之欲人愈信爲鬼神之所告也　語氣似云乾坤始交而遇險陷卽并隱示人以元亨而卦德又明示之若遇險則宜守貞而未可遽進此甚明之理也則其占爲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無疑矣而遇險又當漸進亦理之甚明者且卦象亦明示之則其占又爲利建侯也　首尾二句

皆為人勸進勿勿以險沮喪即孟子語滕文公新國之意勿用句救偏之詞耳動奮起之意非但當下止而已故可大亨　亨謂此力量是可一往用之而得亨　非謂目前一動即亨也　下三句是所以善用此動之道　註利貞下用但字轉文則利貞是與元亨同為勸進之詞也貞者勿變其志勿虧其質以待用但就未用時言耳即日閉與衛之意　勿用言勿即用其待用之具貞所謂藏氣於身勿用所謂待時而動　利建侯與上句相反言及稍可為之時即漸有為也　建侯治天下之始事漸有為之意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釋卦名義有恐人知義未盡而用卦不盡者是正釋卦知上二卦是也有使人見占之切卦而信從者是釋卦以釋占如此卦是也　語氣是述文正解伏羲名卦之詞則是提撕之例耳謂之釋者以經提撕則愈明有例於釋也謂彖詞曰伏羲之名此卦以屯以卦之體有此義也　係占勢必先玩卦此當玩卦之詞也　始交則物生難生則生未遂故是屯　難是剛柔所自為非從外來人始作事總攬全局折算條目次第未得清楚亦此義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二節因彖詞而決之之例 因彖爻詞而決之者恐人有疑而勸戒未決也 為人斷疑亦假釋使加明故亦謂之釋 上句亦彖詞口中自有之義彖詞本先說此又由此推見占之理而後出占今亦取上句紬繹謂彖詞所推之理果確而後斷占語氣先依彖詞口吻通述出兩句而後從頭料理一過謂彖詞云卦有動乎險中之義而動則可亨險中則不可不貞是其占為大亨貞也今思動果可亨險中果不可不貞信乎其占為大亨貞也 動則險可出故亨險則不可不出又不可易出故利貞 貞者修出險之具 卦是伏義之詞釋之雖代文王語氣而所言終是伏義之意占乃文王之詞釋之乃是直言文王之意註自此以下云云發彖傳之通例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只取卦之一義文王本意兼初爻義乃盡彖詞註正補初爻義合之此以盡之語此當云卦既有初九之象復有二體之象如此是明示人宜建侯也 若當建侯之時則初九亦不必作建侯用非有可建之人則雖當

建侯時亦不得有其事兩者合之則宜建之義明矣謂彖詞云卦之彖如此是宜建侯之時今思之如此之時果宜建侯也　正面是決之有迹彖詞在先上二句作彖詞言　前句末句代利建侯之利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二字卽上文雷雨二句之意　此以是以隨而見之義　雲雷是天地之一道而此道不可不救則卽是有救之之道在上面此是以救之之道也　註末二句正言象外有帶見之義　經是治絲者分開各絲似於絲有所驅除綸是比合各絲似於絲有所紛飾　經是判其混綸是正其分不正其分則莫爲之界限而判者可復混故總是治混之青如使人不得二本是經使人知親之親是綸唯知親之親乃不復二本矣　亦有經卽爲綸者益烈山澤而龍蛇自歸於菹是也有綸卽爲經者禹使水行地中而山陵自免懷襄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難有當救之理陽而動是君子之欲有爲者合之是進之象初則難淺救之可緩在下則無勢應四則無助合之是難進之象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亦是陽隱居以求其志者方是陽而動　磐桓卽是其正柳

下惠之進不隱賢沮溺之避世皆非此時之正也成卦之主是見成侯侯象以陽下陰是有所以得侯之象兼此兩者故侯之象明爲人占得侯象故宜建以爲侯　註爲民所歸先釋明是侯象唯爲民所歸之象故是侯象也侯之實爲民所歸而已无以陽下陰一半則成卦之主乃民假歸之象則未成侯象合兩者乃民實歸之象方成侯象也　上句以占者爲主下句以占者爲客占自己則用上句占他人則用下句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提撕之例　上二句見險不能奪志失正者不得借險以自解下二句見官人論材以可以得民爲準專提撕言前句謂似云爻詞云爻有雖磐桓而志自行正之象故是示人以利居貞之占也又云爻有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象是示人以利建侯之占也　上二句以志行王許爻見險不能奪志下二句以此起占見官材以得民爲準　貴以德言賤以位言以貴下賤者知民之同體而不知有賢愚上下之別親民之極也而貴自可以服民下賤自可以悅民故大得民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

字

此與賁卦四爻同意但此之相求爲濟難彼之相求爲相賁一以用世言一以修己言也　後三句註謂因以戒占者卽以象爲占之意但是由象推出之事非直是以象不成指爲象故不言象以別之謂爲象推出而卽以戒占者也　首二句以爻見在之象示占者見在之事與凡象無異　後三句以爻將來之事示占者將來之事刋卽似占與凡象之只是象不同也　戒者戒求速進見在是如此局面則十年乃字理數所定然則居此局面而求速進是違理數矣豈得吉而利乎此以戒之意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提掇之例　倒出前言句在後　謂爻詞云六二之難乘剛之故也又云十年乃字不過反其常也　上二句見爻不可二下二句見志不必同　之難二字指爻詞首二句而代之　剛指初九兼德與得民言理勢皆足以牽人故乘之卽爲所難　初雖正人而與五不應則從之是親五所疏有所違迕非卑事尊之道故不從爲正　謂之常理則反是可必者言是反常之事卽言是必然之事也　爻詞作不可速以爲戒此作不必速以

衍衢然同是止欲速之意无相岐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不中不正是无德所以妄行陰柔是无才居下是无勢无應是无援所以妄行必困君子以下是占詞　吝在有不見幾之恥　君子二句正先反釋明所以吝幾即窮之幾　舍則無得不如者窮不如无得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正面是決之有述爻詞在先爻詞本由首句推出下爻之理乃出下爻今亦取首句紬繹明爻詞所推之理　果而後斷下文　從禽代人於林中之詞從猶殉也　猶云果從禽而已君子果必舍之往果得吝於取窮也　天下事莫不有幾有窮則有窮之幾此君子所以得見而必舍也而竟往而取窮是有可見之幾而不能見吝則其愚可羞也窮即是凶又復得吝所謂凶且吝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總言求助可以補短見求助之重也　无不利中明吉字班如是不利无此豈不是吉

象曰求而往明也

註 註釋之例 指明爻詞中事所以然卽教人用爻之法明者知己之短又知人之長 求而往吉之由明又求而往吉之由見欲得吉者要在學明也 去矜己之私乃可以知己去忌人之私乃可以知人學明之道兼在强仁不但窮理已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註象皆歸之以上是似能有爲而實不能有爲之象所以取膏寫其象者則取諸坎聖人觀象之詳亦係詞一字不汎也 陽剛中正居尊是有才德位是似能有爲處以下是無勢是實不能有爲處總見欲有爲者當兼審才德位勢而勢又非一端審之當詳也 陷險坎體是將一坎看出兩象 陽剛中正可以澤物有膏之義故借膏名之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提斷之例 提斷屯時應弱又遇初九則雖有才德位聖人亦謂之施未光見勢之貴審也 倒出言前句在

後屯其膏是事之象施未光是事之實凡言事象必先
理事實故一句亦爻詞言前句也　謂爻詞云此爻之
象為屯其膏蓋若此爻是施未光者也　施未光卽不
能施未光者施不成未能大與人見也　施未光是就
上註衆皆歸之以上事推出欲衍
明從衆皆歸之以上事說起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束手無策之象著之何以亦前民之意蓋戒他人早
計使无至此或他事戒之非為占者當事設也　進无
所之者前面之屯愈甚无
隙可行也　占不待言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註釋之例　釋未言之占也　爻詞語氣只云其占可
知未及言其占何等今恐人止猜作强進則凶則是能
不强進尚可苟安未甚見象之不可處故釋明之以重
為戒謂不獨不可進而且无以自存也　凡學問事功
不成則廢家國天下不隆則替无久中立之勢以為之
難者不却則進猶自初屯至屯極之理也　兩聖人皆
欲人早求助以解屯
卽言利建侯之意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占例上三句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下四句直言之卦是蒙義然蒙不能筮筮者必有蒙與教蒙者之筮其蒙也故占是告有蒙與教蒙者之詞有蒙者則當付之如九二之人教蒙者則當如如九二也　詞只言教蒙者當如此而有蒙者當以蒙付之如此之人自見言外　理觧未開邪識亦未有方謂之蒙如此則其知能之少乃性隨氣推出自然之勢非有物欲害之易於擴充亨雖賴九二而九二亦因其基地而成功兼說方窨　剛是力中是理剛中者以剛而得中　剛中統人之全體言是可以亨人之道行時中謂此道行之以時中以教人一節言而全體皆中　則一節之中可知故有剛中之象即并有行時中之象　就教言中則不寬不嚴之謂　而寬嚴之節隨時而變合乎時者方是眞中故兼言時　教先身率即有道於己而後得道以授人故剛中是可亨之道　行時中即循循善誘之意教不如是不能入人故剛中以此乃能亨蒙　內指鄉黨對

國天下爲內之象爲內之主在野而不在朝人師而非官長之象是有亨人之責耳能亨不以此　陰陽相應施教而人受之象亨之機也上二句見卦體　者亨之理此句又見卦體并著亨之機以爲人決此理　求我以上言占者當得亨初筮以下戒占者仍用其道使亨至於大成也　初筮三句即行時中之義貞則剛中是也中者正之至固其正即固其中耳　初筮三句只言教者當視可否而應而學者之當致其精一而叩自見言外教者如是而後教則不如是者是自絕於教不待言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見蒙之不可不發　山下有險地有人之蒙象者險而止則正人之蒙意矣名蒙多以險止易以言人事爲主待遇人之他意則并帶眾山險作別象觀也　山下之地天光爲山所隔其巖窟去處又山所隔之餘光難到者故是暗昧蒙專就險處取　險者本自窒塞止者又不解求通正是赤子之心體段　末一蒙字并作文王代伏羲之詞謂如此果是蒙之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

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因彖詞而決之之例　皆決言前句以決之之　以亨句謂彖詞云卦有以亨行時中之義是有亨之占蓋亨是以亨行時中之事也今思之亨果以亨行時中之事也　匪我三句謂彖詞云卦又有匪我云云之占蓋卦之二五志是此象而蒙於以亨行時中者必如二五之志應也合思之蒙於以亨行時中者必如二五之志應　志應是亨之先驗決之卽再決亨也　初筮二句謂彖詞又云卦又有此占蓋此亦敎者以如二之剛中而然之事敎之善道也謂之蒙則當敎謂之敎則當用善道此相連之理也故卦為蒙義卽并示人以此占也今思之此果亦敎者以如二之剛中而然之事也此決告自當為對嫌告為狎者發　再三三句謂彖詞又云卦又有此占蓋告則瀆蒙不瀆亦與蒙相連之理則卦為蒙義卽又并示人以此占也今思之告果瀆蒙也此決告不當為對認告為厚者發　以剛中猶云自剛中出剛中則敎無不善言自剛中出卽言是善道也師嚴而後道尊　道尊然後人知向學瀆狎也與嚴正相反是言不善也　蒙以養正二句謂爻詞又云卦又有利貞之占蓋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人之於蒙當以之作聖理也則卦既為蒙義卽有利貞之占在其中也今

粵雅堂校刊

思之蒙以養正果聖功也　使之習於正卽是使之養其正養是蒙自養而蒙不知　以卽左右之曰以之以蒙以　養正謂方蒙時卽以養正見似於早聖功二字見非早　聖功謂乃聖功言外謂過此卽非猶云恰是及時一耳　前四段下句皆并述本詞與言前句末一段　則只言前句而有述利貞之詞在先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善端未達卽山下有險之象善已有端卽山下出泉之象故可兩取泉之外形只是德行微眇之象而內含必行有漸之勢則是果受育之象君子之以以象之內也　果是因其行之必而先有行之端而後果之則行有漸果亦有漸矣　蒙之德其體本全不待長養育者長養其氣力使能發耳　行德之發其發常果則物欲不得而入無以累其德而全體皆有氣力矣育是育全體又果行卽是育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用刑人不過寬也用說桎梏不過嚴也合之卽中而有在此人此事爲寬在他人他事卽爲嚴在此人此事爲嚴在他人他事卽爲寬者非當其人其事之寬嚴不算寬嚴則眞寬眞嚴時使并在其中矣二句卽行時中之

順巽不可分觀之事而相連爲一之事也謂以因順而能巽巽得吉意在言巽本於順柔中卽純一是能順理之體故稱順純一不外心无私意私欲如此方無不便於親親近賢人處而能親近故巽本於順巽者自卑以入人人居尊下聽之義賢人無可入唯從教可以入之故聽稱入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居上尊嚴之象故歸併過剛重也 取必太過者必其爲善去不善而无稍不必之意也攻治太深者於爲善該到分毫未足處使盡爲於去不善亦該到分毫餘剩處使盡去也 擊如擊敵之擊果銳深爲寇者强之爲不能之善則心困倣於强爲而自然之善不暇生是伐其善也禦寇者禁之爲不善則人亦得離於不善使善不受其伐是捍善之患也 二句言其責善一半不是其禁不善一半則是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註釋之例 爻詞之意雖然所本有而未及自見則揭出之亦於其言有所釋明也 是出爻詞之隱以盡其用 謂爻詞言上順卽并言上下兼爲教者學者言之也 上有成物之責以成物爲事下無成物之責以

成己爲事順者於成物成己兩事皆便也　施之物可以成物則施之已可以成己不俟言矣故言上順卽有下順在言外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然凡占皆言卦後之義此則孚貞仍是卦義餘乃卦後義　唯孚貞方盡需之道則言需卽包孚貞在內矣聖人本欲衍明此義以推出占而見不若指卦體卦象言之益足使人信爲鬼神之所告故指卦體卦象言之也　有孚光亨謂此卦以剛健而成則其義非僅需之謂乃需且有孚之謂也而卦體又見孚象則是占者又能有孚然後足當此卦矣然需能有孚則其占爲光亨也貞吉做此　險者前頭之境有所阻礙之意凡事有相連而未到之分皆是前前境凡有未可進彼之勢皆是險不必限定效驗說需者不求驟進如學之功夫有序治之措爲有漸皆是不必不計功謀利方是也　有孚是以足成需字非需外有加　孚者必實無進意不是外面忍耐也　光者必无顯外之污而明潔亨者必不願外則无求遂之顯而不

見抑塞光是得美善亨是得安樂皆事之後效故是占
光亨是用需所得正是用需所在　固守平正之謂
貞有孚之需是固守之義用之於正則合成貞貞言有
孚之需用於正也　正无定形但與所需之境眞相接
者便是如學之以成章需進逵治之以井田需學校是
與所需之境相接者　但能需則目前皆有光亨之受
用然未有接受所需者之基地則所需者終不至吉者
所需者隨至也　人皆廢事則世界將毀需而不吉則
是廢事之道非成事之道與蠱同類矣唯兼貞義而吉
占所以爲善卦也　剛鍵者必不苟止故卦以剛健成
卽有貞義在內陽實陰虛故有孚義孚似體貞似用體
先用後故先言孚後言貞　吉統所需者之難易言利
涉大川又言其難者如學之需壁治之需王大而化之
必世後仁尤非無漸无基可期者故尤貴於需而孚與
貞　合孚貞方盡需義註中能待包孚貞言不孚不算
眞待故言待見包孚言有將至者而聽其遲至方是待
不貞則无將至者是自止耳非有所聽也故言待見包
貞言　中實孚之象　陽剛象能貞之質中正象已貞
之迹　居尊位見孚貞之堅牢不爲權勢所聳而渝
中者正之至故該以得正　木乘水是涉川之形象乾
臨水是涉川之意象　吉統言之詞亦似姑從大畧之
詞故用利涉句足明无不吉　全象之意總言占者能

盡用卦之義則是能盡用需之義而其占則光亨吉利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釋卦名義之大畧雖包孚貞在內而未顯教人用卦反不如彖詞之詳專在揭出末句示人卦義含有占義見占之切卦耳　剛健有孚貞之義說見彖詞　以剛健不陷言卦之爲待則待字包孚貞之義亦見矣　首句是凡需名之義險在前二句方正釋卦需名之義　前三句是述文王代伏羲之詞與前各卦一例末句是孔子論其義之詞　不困窮謂有占之義在內需而孚則亨加以貞則吉利　亨是必不困窮吉利是事不困窮不困窮以亨吉利包孚貞言之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提撕之例　上三句提撕如九五之善然後盡需之道而亨吉欲人　勿以粗用卦也後二句提撕事之難者尤貴用需之道　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爻詞云需而有孚以得光亨貞以得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之象占也

又有順以聽之義而成出自穴之象也上句并詞義統述在內下句述其義歇其詞 順者因之而無所作爲順以聽者不爲之而俟其自至卽上註需而不進之謂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需道兼字貞方盡大象以此稱君子之盡需道是該字貞之詞也 今以歸九五亦該字貞言之可知故註訓以陽剛云云 實衆之其句正釋明與大象同詞 占者句如是二字 指上爻三句已有一貞字在內貞固又言如是之不變也 如是而貞固則得吉謂但貞固 於如是則占不待有如了如是也是需道盡于此之意 彖詞貞字是需字所麗之處卽包需字在內此貞字是固彼貞字祭貞之固時與前時同一形實耳故仍稱貞便了 註訓貞固正謂前之貞進而固也 餘義詳象傳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提撕之例 提撕如爻之義聖人方謂之盡需道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 上爻傳是述爻詞此是述爻詞所指一述其言一述其所言語氣不同而意同是提撕其所所言 謂爻詞因九五之中正而命以酒食

之象貞吉之占是此象占以中正而得也　中正即陽剛中正需於尊位八字中正是中正而於陽位得正即見陽剛於上卦爲中即見尊位　陽剛中正又包中實義見彖傳　中正二字當彖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七字又見　周公與文王同詞道理經兩聖人言之愈知不可易也　酒食是盡需道之實貞是盡需道之評吉是盡需道之應而以中正故與之是謂中正乃盡需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穴字與四爻同未是取上之象入字方取上之象入至於極无復出理其人已定故稱入也事未成可改已成則不可改矣　險則其所以然之象并見也　其占是以天幸而得當　入險已極而險之終亦理當解時故前時見險而需之　人亦不需而來已得取以爲助而圖功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提撕之例　提撕爻詞中一節之義以破玩詞者之疑也非破不需之疑是破需之疑諸爻皆以需爲吉此獨於極不需者與之吉是人不免矛盾之疑者故以此解之例出言前句在後爻詞本由險終當解此時不需未

為大失而言此占今謂爻詞云如此是雖不當位而未大失者之占也　不當位指居險未大失指險當解之時此時犯險與不犯險之義未相遠此雖妄解亦於理通　此為原不大犯險故所圖不阻於險而可得吉終是需方吉非不需亦吉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　終凶是卦體卦變反見之義義亦卽之卦體升變之義也　上剛下險訟之源內險外健訟之具己險彼健訟之之勢　上人不向德教而向威刑則不能止奸而徒迫之為揣摩趨避之巧此訟之所由生也險則善訟健則敢以訟此訟之所由遂也而動之相遇則始欲勝難以為強後以不能相下而不休此訟之所由長也合是三者訟之義備矣　占詞總戒訟者使止有孚窒是戒無情者卽止惕中亦戒有情者求止心畏罪而度義則詞實而易聽所以使訟之不長也終是不卽止不求止正上二者之反凶亦以彼之吉反見似不待言而必言之者反覆致戒也見大人者不獨欲己之直可伸亦欲敵者之罰不枉此正仁之

心利者利其存心如此遠於邪惡也不利涉大川又戒遏小人之惡者則有此孚窒亦忍忿以避之并惕中之可以亦不用此喻理知止愛身之義也訟以滋惡之事故聖人嚴爲之界限以護危微之善惕中以下皆承有孚窒者言又就善邊去其不善中實有孚之象无應見窒之象无應者德不見舉故是直而爲敵者所枉之象此初訟之故非己訟而受上人曲斷也加憂惕之象自遯而來三句得中之象懼得中者恐遁情之詞犯義得罪約之適足自白而止也訟者初心不免忿怒有極力甘心敵者之意此惕中是也遷改而然者故唯加憂居中之由變來者方與之切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此見聖人以險健爲惡德先攻其本以助占之止訟訟是惡事則與訟之德惡德也占詞專爲下人言則此亦當爲下人言上剛者以上之惡人所共知取以著下三者之類耳下險者以兩訟者之對上人言險健以兩訟者之相對言言卦之險有兩義又有健義也首訟字言此卦有訟象後訟字言此是訟象也語氣與蒙卦同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首段提撕之例述彖詞指卦義而言見戒訟之意鬼神與聖人同重以鬼神之意爲人戒也 孚窒惕中皆不好訟之意吉反戒之詞 吉者孚窒惕中相連之理則鬼神之示孚窒惕中即并吉示之矣 例在言前句在後 謂筮得此訟卦者爲得此占蓋卦者剛來而得中之義是示人以此占也 下三段因彖詞而決之之例每兩句即如一句但易其詞避重複耳 謂彖詞之終凶今思終果凶也餘句例此成即終不可 即凶也 尚中正猶云果利見大人尚即利見中即大人也 入于淵猶云不利入于淵是涉川之極不利也 剛與中合中實象也剛則五之不與應窒象也剛中之本卦則加憂之坎惕象也 下卦之中得中象也自遯而來改而後惕以得中象也 尚中正謂尚就中正訟之欲自白情之正欲敵之罰无枉情之仁也尚中正者尚其就之之情是如此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此亦以隨而見之義訟不可不彊者
也故有訟卽有彊訟之理連之而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日前是不能非不爲未足算善故小有言而能與後日
以爲善之地又不爲善乘除而滅其報故終吉義詳下
傳小有言者心未善而迹已善不得謂之惡　此見世
人失意處君子反爲之幸世人論利之得失君子論義
之得
失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提撕之例　謂爻詞云爻象爲不永所事而訟自不可
長則但小有言而已也又云雖小有言而其辯亦因以
明則合之但小有言而可以得吉也　訟不可長四字
以小有言之義代其詞其辯明是終吉　言前句訟不
可長言不永適合理是不爲善滅其報之義其辯明言
由此可生悟是與後日爲善之地之義　其辯明者人
于所不能之事無期于爲之志則辯之之心無所護其
非易見也　既見其非則心將不欲爲而得眞不爲之
善矣故吉　人于此時有不能辯者而此時自有辯則
明之理人有知非亦不能不爲者而知非自有不爲之

理聖人但以理言不以不肯量人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註上應九五三句與初爻同是天幸賢於初爻在以剛居柔二句是半能自裁而勢助成之也　應在訟中對敵之象　亦未全是眞善故只得无眚未可言吉得中只是得爲下之節非全得時中之道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因　爻詞而決之之例　決无眚之占但以決言前句決之　謂爻詞云不克訟則理當歸逋苟不歸逋則自取患今爻如此庶无眚耳今思不克訟果理當歸逋也不歸逋果自取患也必若爻象乃得无眚又何疑乎　自取自作孽之意言必不免也　邑人三百戶只歸逋之處故以歸逋指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此全占詞爲　失事權者之占也　訟有爭貨財者爭事權亦其類也　食舊德者退甘初服也居正者不與爭則不爲一切傾軋險譎之事也　欲爭已之權者必于已加害故危唯不與之爭則害弭而身安故反厲爲吉

後三句又談其爭心　有與我爭之人則相敗无所不至縱不失權亦不能有功天下有功名之士志在有所建立并不顧身之安危者厲吉未足以爲之勸戒故又爲言此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專決後二句因世間亦有處危而能成功反以得吉如周公遭流言之日者恐人或疑食舊德不過無能者之事若有能者不必不從王事故須決此以爲之斷疑然之周公正危而未甚未是當食舊德之時倘真當食舊德之時卽周公亦不能有爲矣決此固非漫然也　謂爻詞因當食舊德又推見從事无成而言之今思方當食舊德之時果從事无成也　從上吉是代從事无成之詞　爲有害已故危而當食舊德也而有害已則從事亦安得有成此周公難見之義孔子亦繹之而見其然也　從上就從王事時言言假使不肯食舊德而仍從王事亦須隨人乃得无害自主則無功也　隨人則功非已有故仇已者不爲之害然隨人而功非已有則從事病不從卽食舊德而已是食舊德乃吉之義終不可易人亦何不徑食舊德乎此孔子言外意也　爻詞從是從政之從此聽從之從義迴不同　奔走奉行有爲非伸已志卽未嘗有爲耳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二坎體故雖居柔得中而不許以眞善此復卽命未有
勝適竄處渝安貞則善之眞勝九二遠矣以其乾體質
美力大反正易也　不中亦是過本分之節以居柔反
之卽九二之得中矣　吉者從此善孚于人而身安行
利
也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提斷之例　通是述爻詞未失指吉言卽代吉之詞也
爻詞言吉亦是見爲善之利于人也但專就占者與
訟之善言此則借以指點凡人一切善之例也　如此
則不克終是不克似乎有失而有吉以償之則失猶不
失矣不失猶云有吉
以償之不爲失也

九五訟元吉

此以爻爲客全是占詞然詞爲訟者
言而意則爲聽訟者著聽訟之則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提撕之例　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　謂爻詞由九五之中正而係以訟者元吉之占是訟者之元吉以聽訟者之中正而得也總提撕中正爲聽訟之極則耳　聽訟之道至使訟者元吉則其道至善矣言訟者之元吉以中正得卽言中正能使訟者元吉言中正能使訟者元吉卽言中正爲聽訟至善之道也　元吉者以直信得伸而不用一切聳動上人攻發敵者之數術也爲上者所伸是如此之人則能勸直戒枉又不開巧僞之風故是至善之道　陽剛是所以爲中正之德然德未滿訟者之利害所關者道也故專言中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此禁强暴之詞兩句一揚一抑終言雖勝无益也　惡人之雄者理亦不能制如秦之并六國莽操之簒漢是也一氣流行之變亦有生此等人之數故易象陰陽亦有此象　此等人謂之不得彼心不降唯謂雖得必失乃無可恃以爲解或足以怵之使志稍懈耳　觀嬴秦莽操非不欲守而不能守可知當時語之必失彼心中亦無可解之法也　爻是終訟之象詞是終訟之占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下句是代終朝句之詞見褫故不足敬亦不足敬猶云果亦終朝三褫也 以訟受是奪于人亦承之之言謂以奪來亦以奪去也 敬就此輩之意言其所重在此必謂人亦重而敬之不足者眨眼榮華縱可重亦無幾也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說見彖傳 有衆有將方見師之體出征方見師之用故合註中三象乃名師 謂之師卽 有須正與丈人之理隨之而見占義亦卦帶見之義也 至險句取卦德不測句取卦象 險以守備言順謂无險不見設守備也不測以征伐言靜謂无不測不見欲征伐也總有兵如无兵之意吉者守則固征則服也 无咎者不傷仁也 此卦在學問亦用得知行之智力師也勿助勿亡正也主之以求道之志丈人也性可復惡可遠吉也于爲人无愧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粵雅堂校刊

按彖註則卦名之義兼卦象卦體兩象而卦象正見大象卦體兩象寄見此節故省釋卦名義一條　二節因彖詞而決之之例　占就成師後出師中又言其所宜之事此節言成師後之事　下節言出師中之事此節教訓之道下節調度之道也　卦之取九二以名者取其居下之中上下順從於陽亦取爲陰所從耳占又於陽取出其正義卦之所取只以衆之象占之所取乃以衆正之象也　首二句括明彖詞兩字是兩層事即括明貞是於衆外另言以衆正下二句承而決之　謂師衆之名也貞正之名也若止言衆則師之詞足矣　今又言貞是言有衆後又有事之詞也蓋謂九二之陽有以衆正之象是鬼神告人以師成之後宜如此也而由今思之後果　宜如此也首二句是文字閒波瀾主意只在下二句　凡事定而不變方足算是此事故貞方可言正正也謂眞可言正也　陽正陰邪已正乃能正物故陽有以衆正之象　可以王謂可用以伐暴救民而成王業即言可用之師耳如此方可用是成師後必宜如此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取卦體起名只取此應字占又於應字外取剛中之象以爲義卦之所取只命將之象占之所取乃所命之

將爲丈人之象也．將之才德到出師亦能以衆正始全故貞時人未稱丈人至此方稱 上節能以衆正二句及此剛中三句皆代彖詞而述之吉无咎則直述之也 謂彖詞九二剛中而應之體是行險而順之象蓋鬼神告人以出師如此則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可以吉且无咎也 丈人有老成之德之稱德指中老成指才之剛中者有節制老成者持守節制有力而厚重也 行險猶云用兵二字承應字來非應不見將象則无用兵可言矣 行險謂師有死傷之象患毒天下謂民有騷擾之苦 毒兼已之民與敵之民言故稱天下 民從者其毒輕且心之仁可原也 吉无咎分言之詞不是串下吉者功成无咎者道存 卽有天下不失顯名之謂白起是吉而有咎孔明是无咎而未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以己之兵在民中似造化之水在地中 容畜只是生之聚之容民畜衆但言不於民外設爲兵之人耳非謂容得民卽兵已成不待用彖中卦義占義也 易以前民用民用所不待前者可以不教告此及比象聖人逆料後世有召募郡縣之事故言之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就師始之象係占全是占詞　卦統六爻未分爻從一卦分出一靜一動之謂象故六爻皆以出師言　始不謹則將之威褻後雖以律而人玩之令不能行矣　凡事皆當謹始故占者可通用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謂師出果當以律否臧果凶　有述爻詞在前正面是決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謂九二在下爲陰所歸有在師中之象而又有剛中之德五應之遇占者得此其占不獨无咎而乃吉且无咎也即占得此爻而于五應一節未有以當之者其占亦如是蓋有剛中之賢柔中之君則先有必得其應之占也　吉无咎是合剛中五應而起之占未句是爲未有五應之占　爻有應于五之象无其至遲早之象故先設已至之占後又設未至之占　東因上文兼以錫命起占恐錫命未至者疑已未足以當此爻而承吉之占則雖有剛中之德柔中之君亦虛負之而不踴躍以立功故又爲之占錫命以勸之言但已當得剛中君當得

柔中便是全當得此爻也　註上應句無兩層爲所寵任只分別此師中之應與他處之應不同耳末句正占應之象之虛實非因應之象以起占所以起占者已之剛中君之柔中也柔順則愛人中則愛善人而又爲所當爲之事故應之至可必應于五是得五之應與應五不同故註承明以寵任　錫命是以恩信尊禮去其猜疑憎其威重總堅以之爲將也故曰寵任非褻其成功之謂此尚在吉字前是未有成功時事　无咎可得以剛中吉則兼寵方得故傳去无咎單以吉歸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註釋之例　上二句釋爻詞中事之輕重下二句釋爻詞中事之原委　爻詞吉字並承剛中五應言今言尤得於五應爻詞只言錫命之事今又言所以錫命之意爻詞爲將言正不欲其旁誘于寵不欲其謂寵非專爲己故言不及此此爲君言故言其事之大其事之善以爲勸也　上句互見下句之非迂闊仁而且智也下句互見上句之非功利業而即德也　天寵錫命只一事上句以師功歸之下句以之係君德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此以下三爻之義彖反著之此正著之非自是而推是得非而決言是言非其前民用之功一也陰才弱之象居陽志剛之象用所不當用之道也不中不正犯非其分之象行所不當行之事也志剛故于非分亦敢犯之才弱故不能濟其惡而必敗鄒敵楚齊伐燕皆犯非其分此懷萬邦之君所必誅故凶或者但有而非多之詞占以凶者輕敵不赦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中事爻詞所未取之義又增一戒也爻詞凶字言其事之利害此又言其事之利害善惡人心利重於名單得惡不足以戒而不利更加以傷名則足以增重戒亦有輕生而恥遺臭者又唯此方足以戒故聖人必補著此義謂爻詞以此為取凶之事固矣而不但凶已也就其事言之是大无功矣豈非人臣之大惡乎為人臣者當熟慮事之可為已之能為而後受命今大无功是其受命之初絕無思慮可知是有玩國欺君之心也故是大惡功之上者克敵下者全師大无者兩者俱无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陰柔不中師弱而理曲之象居陰者知其弱而以自處知其曲而以自伏也　无咎卽以未失常言孔子不過如其說提撕之耳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提撕之例　提撕聖人論師以仁爲主也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爻詞云左次可以无咎蓋左次未失師之常道也　常者不可易之道師之不可易者仁也能勝則進而救天下不能勝則退而保吾民皆仁也故左次爲常卽此便見大无功者之不仁不待推原到玩國欺君方爲大惡但大无功者不必是不肯左或左亦不免此則不量彼己所致耳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敵加于己而後應所謂不爲兵端如此則無疵於心之不恐事之宜適而恰中乎仁義之理所謂中也柔順則不逆理之心德所以能如此之體也利者師直爲壯可以勝也无咎者雖敗猶榮也　長子二句又戒以勿恃其中　講到雖敗猶榮則似不必備敗矣然亦自盡其道然後敗全无咎也　貞卽中也　上无咎言無取凶

粵雅堂校刊

之道凶非已辱可不當凶也此凶謂无咎可解眞是凶也

師出有名統體得矣而不盡備敗之道仍有輕用[illegible]民之志是于爲師之道條目有未得也

長子二句亦得多于失言小失亦不可有也義見傳中

弟子輿尸謂弟子累長子使輿尸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註釋之例就爻詞中事論其得失也 謂爻詞以此爲取凶之事固矣然且未論其效之吉凶而即其本事言之亦失矣

使人是人君之大事失使人之道是失君道之大端也

合兩句謂使君子似得使人之道而又使小人參之則非即得使人之道也

使人以使君子爲道而所以使之之法不當則未是能使也

以中行言長子是以中行者言外見似得使人之道使字屬長子言非使不當使之人是所以使當使之人不當如此也

使人之法以令之能盡其長爲當令以中行者不免于輿尸是反令之不能盡其長也故曰不當然令之不能盡其長則使猶不使耳故使不當即未得使人之道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本象只是師終極順爻詞取象外之象爲義但國家二字稍取本象耳　按註此占二字則上二句是占詞用即註中用字非任用之用　用此爻者此爻雖是大君之事然君子則其事當及已即得用此爻爲爲已告其將及之事也小人則其事非及已之事即不得用此爻爲爲已告直是筮而鬼神不答耳　開國承家開之使世承之爲已家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提撕之例　提撕聖人一以爲不可已之事一以爲不可嘗之事也　開國承家是有命之實有命括言之之詞　兩下句是爻詞言後句總謂爻詞如此云云也以正功謂所以正功　正者明之之意功者大小苟無此大賞則小功或可稱大功未可稱是有未明之功唯賞格有到此方无不稱即无不明也　不正固不稱而賞不稱功則處有功者不當而亦无以勸凡任事者之立功故言以正功即見不可已之事　小人勿用爻詞兼上註二義今只提撕前一義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占例只直言之　占盡于一吉字以下告人以受此占
之道耳　原筮句謂有當卦之實无咎謂有可以受占
之道不寧二句詳承吉字而許之即謂能受此占也
凡卦皆以卦義帶見占義卦言人之見在事占言人之
將來事也今吉是告陽剛中正者以上下從而上下從
已在卦義中是已作見在事則以之告人只告以見在
耳何以爲占蓋爲未得者當作見在則是告以必得爲
己得者判爲見在則是告以貞得皆告人所以未明也
凡占皆從卦之物事起義此乃從卦之出現起義吉
即云有卦象之事即以象爲占但明言之耳　以陽剛
之資得中正之道聖賢之象居上之中又君之象陽爲
陰性所從衆歸之象　撫兼以德方是眞撫仰兼爲德
方是眞仰故兼陽剛中正方成此象　吉訓爲人所親
輔即得比也上有當字是言未明之事所以爲占未得
者固未明即已得者其爲得之眞否亦不必己明也
原筮以下謂卦有正告反告則占亦有正告反告須自
審可以當卦乃見是正告也　原筮者先問於鬼神蒙
告以己有此又問于己自見己有此也　仁者中之意
中者仁之理故中即元中之永即元之永也中是正之
極致正是中之大體故正又即元正之固又即元之永

而又永也所以元永貞貸得中正而中正以陽剛得則貸得中正而陽剛亦在其中矣元永貞猶云以陽剛得爲中正且久之又久耳 中正二名一實故此先指中爲元後又易以正傳文又去正獨言中也 卦體有中正之象無永貞之象然人非一毫私欲盡絕不能諧理之精分而私欲既盡之後使不復生亦易爲力而天理可常存矣故由此中可以推見并能永貞 覲周家積功累仁而後王可知必兼永貞乃可以得比之道 无咎猶无愧唯有可以得比之道而後于得比無愧言无咎郎言有可以得比之道也 後夫二句謂則當加此猶云則當吉也 不宰方來不待求人而人自比也後夫凶可以責人之分明又令人不敢不比也釁非在己而在人則己責可以責人己可以責人則人無所逃于責故後夫凶 後夫凶郎有罪無罪唯我在之義 此交己固正元永貞之驗足見後之釁在彼不在此言理之勝非言力之優也 天下非一統則未安王者必不忍不誅但先責己後責人故未至此時亦未行耳若此時則必行矣 漢末韓忠乞降朱儁不許曰秦項之際民无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元以勸善反開逆意海內一統此交己固也韓忠乞降彼來己既也乞降不得凶也 方來謂凡來者皆是來之初繼其後者未己也

彖曰比吉也

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

上句直言以釋名之字義是聳人求當卦下句方以卦體釋名所由起之義是曉人所以當卦卽彖詞言必元永貞乃无咎之意　比親輔也今歸併輔字專見比之爲人利益　下順從以卦體言則是括彖註九五三句之詞重在陽剛中正　順從之僞者爲僞親僞親未得其輔而卦體有陽剛中正爲本是眞順從之象故與輔之名　比附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提撕之例　首二句述彖詞之所言見元與中合一元永貞指剛中言已見彖詞曰中玩詞玩占者皆理會得出不待爲之言若因便以正世陋離元言中離中言元之失也　離元言中者徇有之俗學離中言元者虛

夸之異學其爲滅性一也　謂彖詞云鬼神告人以此卦是告人以當得吉固矣而此卦因剛中故成比象而剛中即元永貞則鬼神告人以此卦又先告人以可以得比之道在元永貞矣然則占者必原筮自見元永貞乃爲有可以得之道也由此觀之是元永貞之詞聖人以剛中易其稱而言之者也　以謂爻詞以後四句逆彖詞之言見有可以得比之道必得比　彖詞先言吉以勸元永貞而後使人筮欲筮而不得者勉求之也今孔子亦是此意　謂彖詞云无咎則可當吉爲正告之占當得人之未得所依而不寧者來而不已如卦體之上下皆應也又似云當此之時則後夫之凶明矣何者王者於後後夫本有不忍不誅之心而當此又可行誅之時則後夫生存之道已窮顯然可見也　上下應補彖詞言後无或不來句其道窮倒逆彖詞言前句　四句皆言得比

解見彖詞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凡物之比物未必無少間唯水之比地絕无間絕无間方算比之成故唯此方是比象　建國親侯是比天下事非即比之即比諸侯　建萬國用諸侯以遍德天下也親諸侯極力以用諸侯也上句只是比下句方是比之無間

此卽中之一目故陽剛
中正卽我往比人之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凡有邪正有誠否正在比之以正誠在比之以誠論人
之道先問誠僞後問精粗故著比之道者誠自初起然
誠與正同出于心无私則正之極者无不誠誠之極无
不正亦非偏言之也註不訓象然以例推之則孚是初
陽之象缶是六陰之象　上二句言得爻之一象己可
下二句言若得爻之全象則更美也　盈者盈于中以
六加初初陽在陰中是孚盈缶中之象　質樸者實之發
外質樸之極是其內有極實在故六是缶象卽孚盈之
象　有爲之誠非眞誠終來有他
言吉非是本意本上句言之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初六二字括有孚比之有孚盈
缶之詞而述之　謂爻云此比卦之初六一爻畧觀之
是有孚之象可以无咎細觀之是有有孚盈缶之象當有
他吉今思不獨有孚且有孚盈缶則不獨无咎而且有
他吉無疑也　爻詞曰中有所以无咎有吉之義今亦
紬繹明而決之　世人之尙巧媚飾儀文者皆疑誠樸

之難行世也兩聖人之意皆爲此醒迷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應五是自內比外之象柔順中正是貞之象 中正是正之至柔順 即坤二之柔順是中正之體 體用並見貞且純之之象也 上句與貞字有拗折之勢凡守正者必難進今自下卦越三四而應五是白衣起爲公卿之象其進太驟似貪躁行徑與守正相反也柔順中正就平凡人品言貞就應五時言如是之人則其比五是比其正非比其貴亦以比之正道比之不以邪不諂比之可知以其正之真且純不正之根盡絕無忽生不正之理也

比上時仍正是不變塞有固守之義故不但言正而言貞 比之正道不外獨以己之正爲媒別無干進之銜 吉者己正能直人又不招輕侮道行身泰也以象爲占而占在貞吉二字告占者如二則貞而吉不如二則不貞而不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以不自失代貞字 總決柔順中正能貞即孟子言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及周子德

者邪世不能亂之意勸人以修德也　謂爻詞云爻之自內比外有不正之疑苟使不正則是失其平日之己矣而由其爲柔順中正之人則斷能不自失也今思柔順中正之人果斷能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包比之不以正在內匪人非正所能比則比匪人卽比之以不正可知　占不待言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事无或不然之理則无可猜疑無可猜疑則直白直白則不言可知故言无或不傷是決內不言可知之詞也　傷謂害德害身亦字加迷者所見之詞比匪者不見害德之爲害而不知害身是害害德亦是害也　比匪者止見其爲身利而不知雖爲身利亦爲身害也　失德則雖生猶死故害德是害小人能擅富貴以及其黨亦能生禍患以及其黨故爲身利亦爲身害　不乎二字是既推得亦傷而覆斷之之詞謂豈有不然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二爻以處言此爻以臣事言以柔居柔順君之極也而所順者九五則順極即正極也比人者遇惡則以臣救爲正遇美則以將順爲正而道俱不可廢故聖人亦獎此爲勸至于阿諂之邪又有別處防之恐自好之士懲咽廢食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註釋之例釋去爻詞之偏病也　爻詞專就比賢命以正似重賢賢而輕貴貴恐爲矯節而無君臣之義者藉口故以此防之　謂賢賢貴貴是人之正貴貴亦是人之正爻詞謂外比於賢者是用比賢以行其從上之志於人之正全无所失故謂之貞也上不賢自不得從但賢即從便是宜從苟不宜即賢亦不從矣巢許遇堯豈是不賢而自不爲之臣觀此乃知稷契諸人原兼講君臣之義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正中正而且中以德言是王道之本顯比由此推出其治人之中正也　剛健是能爲中正之姿又見其中正之優裕無出入耳非別作一項　顯者不掩其短如刑則刑取則取勞則勞不曲爲遮飾總必行正理而无得

人之私也如此則正理无不行而賢者服不肖者咸於人无不得矣故吉　三驅有生處有殺處明白可見是顯比之象三驅之以生處失禽是顯比以有殺處不免人怨之象其不求必得是顯比本意不爲得人之象當分三段看不必牽遁　不言不求必得而言邑人不誠者并言其无私之誠可以喻諸人也无私有一毫未誠即私有未盡其顯不能純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提斷之例　首二句見君道以君德爲本　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　謂爻詞由九五之位正中是正中之德之象而係以顯比象因係以吉是此顯比及其所得之吉皆爲位正中所象之德之事也　爻之得吉在首二句而三驅又即譬明顯比故以顯比括之下二句是顯比所致之事非顯比正位之事得吉亦不以此故置顯外分舉之上註凡此句謂下二句是顯極之徵顯至有此方得吉則吉之道亦不得少此非謂於顯比外另爲得吉之事也　舍逆二句見失之不可求免　是直逆爻詞謂爻詞云顯比之舍逆取順必失前禽也　言

外見求免失卽反顯比有舍方是顯而有舍必有失則求不失必須不舍而卽與顯反矣邑人二句見德可以化下下之失道當自反以上皆教人用爻此使中非所以爲顯比之事於教用爻无取蓋因便教爲君者凡事反求諸己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邑人不誡是上之顯比有以化人而使之中之驗也中字註訓不偏謂不偏於得人必無向失之理理又不向得則離得失兩邊中立矣上爻中字言得理此以得理外无私一層言而不是正言无私是以无私言得理之純包上爻正中在內是純乎中正之道故能使人必純乎中正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之无首謂下欲求首比之而无也卽不以爲首而不比比之之意下不比則傾亡立至矣故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所言事之事體也見始不可恃而當慎終卽苗而不秀者有矣夫二句之意爻是比終之象則先原是比比也今變爲不比是比有始无終也可謂始必有終而恃始以冀終乎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占例亨字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密雲二句直言之　天地間陽畜陰者常陰畜陽者偶可知陰本不能勝陽畜必不終則畜便帶見亨義矣但卦德卦體又明見其義則可指卦德卦體言之耳至卦只見畜象未見久象則是初畜之象密雲二句直言初畜帶見之義也　註上巽下乾四句是以小畜大以陰畜陽二句是所畜者小　所畜者小謂所畜者只陽之小分猶小畜之己也　畜之者力薄所畜者力厚故能畜不能固如以小藤束大薪是也　固緊實也不能固寬鬆也是稍稍之意故謂之小小之畜大到終亦只如此非不能終之謂不能終則亨義矣　健巽就馭物之事言剛中就在己之德言健則不自餒巽則无外阻故動而不括剛能克欲中能盡道總無瑕疵借敵以伐我之名也　居中是中象亦用事之象凡一羣之物尊者必居中用事必尊者故居中是用事之象志得行指此言　亨以將來言密雲二句以目前事言　亨是爲之度己密雲二句是爲之度彼　密雲二句言雖有可亨之道亦須俟時而後可用以求亨也　不雨不肯爲雨也陰上極則

自轉而却以閒與陽乘而散之散乃爲雨未極卽未却未却卽未肯散未肯散卽未肯爲雨也自我西郊若陰未肯散則陽散之之施未得行而彼得凝於故處也總西郊陰方故處之意雲散則先開闊四往凝于故處以未始散也　上句言陰未肯散下句言陽未能散之以下句爲主言　非求亨之時　施未行比上文各可亨之道未得見諸行事　小人爲惡未久則已驟未能悔人亦尙何當恕此如陰之未却却未悔則未受革化當恕則未受驅除此如陰之未肯散而爲雨如此則君子革化驅除之用未得行而其故吾無恙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卦原兼卦體兩義而名然兩義同是以陰畜陽則舉一可該兩也不以彼該此而以此該彼則以三爻畜三爻不如一爻畜五爻足以盡見畜之能事令人可畏也又以畜由於入而得位見入之實用比巽虛象以相下爲更明也　陰先入陽而後能日長以畜陽得位是其善處小人之制君子亦先有小善以入君子而後得志孔子揭出伏義并指此爲畜之由戒君子勿墮小人術中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提撕之例　叮嚀人以亨之道也　是從彖詞見得其
意而言之於此係以亨是意先言此乃亨也此見言前
有此意謂由彖詞以卦德卦體而言亨觀之是謂君子
如此則非不可亨之時乃猶可亨之時也　總見此是
可亨之道以為勸　健巽剛中人可自為志行不可自
為此以并健巽剛中　則得全為有志行之勢者勸以有
健巽剛中亦得過半為
无志行之勢者勸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提撕之例　叮嚀人雖有亨之道亦須俟時而後可用
以求亨也　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彖詞云卦有示人密
雲不雨之象　蓋畜未久而未極也又有示人自我西郊
之象蓋未極則陽散之之施未得行也詞見象詞　尚
往言未極往極則無復可往處而不得不止今仍得往
則是未極也　雲之不雨在未極小人之如雲不雨在
未久而未久則亦未極其外象同也　陰氣以至于陽
處為極小人以盡其伎倆為極伎倆及久當能盡則未
盡是未久之候也　小人之久方可解不在伎倆之窮
在到伎倆窮時則是己久己可待得悔之萌人可誅其
負固也　下截承上截言
通節之意歸結在下截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註風有氣而无質釋以小畜大能畜而不能久釋所畜者小力之小總生於物之小故兩象齊見　象註不能固去亨字義言此不能久兼亨字義　不能久包不能固在內猶云不獨不能固亦不能久也不能固以力少而力少則亦不能久可知矣　不固之不久如輕物持之久則成重　輕與暫皆畜其小分偏是橫分之少短亦直分之少也故統稱以小　文者威儀文詞德者其中中節之善也懿文德者就文中脩成其中節之善也大意即言脩文耳　畜德自有全體功夫大畜之剛健爲實輝光是也威儀所以定命故君子亦不缺此而于德亦所得少故是以小畜亦所畜者小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志上進非志在高位小人之所爲爲下上進者擺脫小人之所爲而爲尊貴之道也　如程子之議行青苗是故上進而爲小人所畜其于青苗中存利民之意是進復自道　上進之進是出夫局外是大進進復之進是就局中取其勝處是小進自道自己之道也復自道者返于己之道也　自守以正以正守其身也正是己

之道從受畜中以之守已則已幾去其道而復返也何

占意專言吉何其咎先釋明所以吉而後言之也

其二字力爲似咎洗雪絕无咎則仍是君子修之故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提撕之例　義字代何其咎三字　合義所以无咎故以義代之　謂爻詞云復自道者其事以起義可以得吉也　義時宜之謂從畜中守正非事之經然正應理不得絕就此時言則是事之宜也　兩聖人之意皆欲人勿以過自棄四是遭遇所爲君子之過也誤謂身已玷不可復完而不思補救則可惜矣故聖人勸之自淑蔡中郎正不曉此故一于殉卓而成惡黨也

九二牽復吉

復卽復自道義見上爻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提撕之例　下句從吉字之詞謂爻詞云牽復在中亦與初同善而得吉也　近于陰失比初甚須牽始復力

此初遯亦許以吉聖人納人愈寬矣然後來不足以累
見在見在向初則固不得貶之也　牽復在中謂牽復
而使其身在中內
復字勿連在字讀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荀彧之從曹操正合此象荀彧漢臣與操本无統攝是
非正應陰陽相悅者陰悅陽之用陽悅陰之媚四以得
位爲媚尤媚之工者操之假仁義是也彧後與操不合
夫妻反目也　剛而不中輕銳而審理不精也故見人
之似是而誤許見進之似是而誤爲　悅輻已受污反
目又取禍是兼著是非利害以爲戒　反目必禍及亦
觀荀彧可見
以象爲占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註釋之例　就爻詞中事之義釋其爲事之寬要也
爻詞兩象皆從迫近相悅起義今謂迫近與彼之悅此
皆未成此象所以成此象者全在此之欲上進而剛不
中因亦悅彼一端也　不能正室者不能娶可娶之人
以使其室正即悅彼之意　聖人言此見已過不可以
他故捨傲人不敢以有他故可諉而蹈過也　蔡中郎

初與萃卓無統攝正猶此之與四觀此則中卽初不拒卓使是此之與脫輻不待後之不如初二方見不善且觀此之反目則後欲如初二爻不能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畜陽是惡柔順得正是降心爲善虛中巽體是善于結人卽改其畜陽之舊也此二陽所以助之而觀二陽已助則餘當亦來助否亦必不相攻擊矣故可免於難咎指舊惡言有孚血去惕出是眞能改過之驗眞能改過則舊過宜見恕於人也故曰宜無咎註加宜字見以理言世間不无刻薄之人安保不見責但非已所宜得則可以自安矣　以象爲占无咎亦象詞　有孚指二陽助之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提撕之例　見改過不獨无咎先有利效重勸人改過也倒出言前　句在後　謂爻詞云六四有有孚血去惕出之象以其　有能上合二陽之志之義　也總言上合志有上句之效　有惕出二字括血去言之　上合志謂上合乎彼之志是用力之　詞若說作兩志相合則有孚之義重複不成文字矣　合字指柔順中正虛中巽體言

謂行己接彼皆唯與彼志合不敢與異也　畜君子者使君子從己上合志是反從君子故爲改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四爻作小人看而君子可進推此爻作君子看而小人可反推君子如是則善事成而吉小人如是則惡事成而內　上句是氣味本相投下句是權勢又相使居中而以事權言處尊以地勢言　兼者合併之爲己用也　漢高之以四傑制項羽　正合此象　以象爲占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提撕之例見孚之力量使有富者亦保其孚无富者且皆其孚兩无者先於求孚也　當爻詞以上句爲跌遞之詞以下句爲進步之詞　謂爻詞云九五有有孚攣如之象亦卽能以其鄰之象不獨其有富象方見能以也作下句言又加之富能以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此恭操時世之象　一見君子防禍當早一見小人稔惡非計　上下四句爲君子言獨貞厲爲小人言　既

雨既處者君子束手无策低頭從之如貞與小人和小
人亦不須抵敵如貞與君子和也尚德載者不及志行
時用健巽剛中之道使小人得至此極也月幾望二句
謂既至此時欲不低頭從之又不得也既雨既處孔
光劉歆之臣王莽是也君子征凶苟或之死于曹操是
也　婦貞厲謂此勢亦不能久平日作爲終歸徒勞也
莽操之貶眼滅亡是也　貞字破逆取順守之見
聽其所畜是榷尊之而爲之降下故曰尚德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提撕之例　謂爻詞云畜之極時是如此　加儆人以
畜極之可畏也德積載謂上句事是畜極事德積載卽
畜漸至于極　疑者小人外面雖似相安而內終懷猜
忌其伺察隄防必仍復密故動卽觸機陷也　置貞厲
句者惡小人不屑屑爲之謀與周公之約畧其詞一意
有所疑句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君子征則凶蓋小人
自有所
疑也

周易本義註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